联系我们——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

2012 半月刊

中国驰名商标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4

下半月




手机故事会
游戏下载
武林外传
精彩文章故事看不完，缤纷内容娱乐更尽兴。
加入手机故事会，即可随意下载、尽情享受！！！
百款游戏、主题、图片、铃声、新浪微博等精彩内容。
主题下载
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
男人就是累
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
我的心好冷—悲情版
漂亮的姑娘嫁人啦
图片下载
加入 手机故事会 随时随地看故事
移动入会方式 1 发送短信 3395 到 1066888828
移动用户如入会方式 1 未能成功请用入会方式 2 加入手机故事会
移动入会方式 2 发送短信 29 到 1066536670
联通入会方式 发送短信 3395 到 1066888829
电信入会方式 发送短信 CFF 到 10668888
手机故事会10元每月，用户通过移动、联通、电信运营商的确认短信后即可加入手机故事会，定制完成72小时后审批开通VIP权限，手机故事会精彩内容随便享用。手机故事会服务个别地区还未正常开通，如有疑问请致电客服：4006900000
故事会
sina新浪无线

509 2012 SEMIMONTHLY 下半月刊 4月



STO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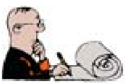
欢迎登录本刊主办“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

—STORIES—

2012年4月

下半月刊·绿版

何承伟：社 长、主 编

夏一鸣：副社长

吴 伦：常务副主编（兼绿版负责人）

姚自豪：副主编（兼红版负责人）

本期责任编辑：刘迎曦

电子邮箱：liuyingxi1203@163.com

绿版发稿编辑：

朱 虹 颜铁超 黄美舟

美术编辑：李宝强

电脑制作：郭瑾玮

本社办公室电话：021—64375030

上半月刊编辑部电话：021—64332325

下半月刊编辑部电话：021—64336469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200020）

主管、主办：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故事会》编辑部

发行范围：公开

出版、发行总监：张 凯

电话：021—64313938

广告业务：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告总监：张 淮

广告业务：021—34010383

广告投诉：021—64333738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310032008001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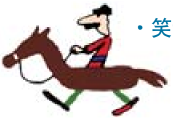
国外发行：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上海市报刊发行局

江苏省报刊发行局

国内代号：4—225 定价：3.00元



·笑话·

营销顾问

松鼠开了家美容院，因为生意火爆，它被请到电视台上节目。

主持人问：“请问你生意那么好，有什么秘诀吗？”松鼠沉思片刻，回答：“也没什么秘诀，就是关键要会营销。不瞒你说，光是营销顾问我就请了十个呢！”

主持人赶紧追问：“要那么多营销顾问干什么呢？”只听松鼠自豪地说：“当然有用！每天上午，我会安排五名蛤蟆顾问走进我的美容院，下午呢，再安排五名青蛙顾问走出来。”

（兰　洁）





（本栏插图：包丰一）

罚款 10 元

一个小伙子在马路上吐了口痰，被一个戴红袖章的大妈抓了个正着。大妈开给他一张 10 元的罚单，他接过一看，嚷道：“你也不能乱开价呀，前两天吐痰不才罚 2 元吗？”

可大妈却神秘兮兮地说：“今天的罚单不一样，可以兑奖，有赔有赚，头奖有1000元呢！小伙子，你可把这单子收好了，记得周二按上头的号码对奖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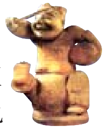
（陈　庭）

上厕所

一个小学老师带学生们春游。自由活动前，老师怕孩子们太分散，容易走丢，就规定说：“大家要集体活动。上次两人一组你们都走散了，这次至少要s十人一组才能行动。”果然，这次学生们行动有组织多了。

老师正高兴着，只听那头有几个学生捂着肚子喊起来：“还有谁要上厕所啊？赶紧过来！我们已经组织九个人了！”

（葛　力）



学 生 票

春运期间，一个学生买票回家。他问售票员有卧铺票吗，售票员查了查，回答没有。

学生又问：“坐票呢？”售票员也说没有。学生慌了，问：“那站票呢？”售票员点头说有，学生大喜，赶紧掏钱买票。

谁知售票员瞟了他一眼，说：“你是学生吧？”

学生点点头，却听售票员说：“站票我们不卖给学生。”学生急了，吼道：“凭什么啊？”售票员冷笑道：“因为今年上头有规定，决不让一个学生站着回家！”

（朱　进）

新 发 型

一个男青年爱赶潮流，跑到理发店，要求按某个当红明星的样子理个发。于是，发型师给他烫了个爆炸头，还染成了红色。

第二天家庭聚会，表姐盯着他的头发看了半天，问：“这头花了多少钱？”男青年答道：“不贵，才150元。”表姐笑了，道：“性价比挺高嘛。”

男青年听了正得意，谁知表姐又补了一句：“才花了150，就弄了个二百五的头。”

（程　琴）

逗你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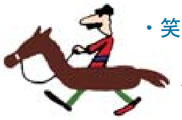
有个人挺无聊，每次吃饭都爱跟服务员开玩笑说自己没带钱。等服务员要发火的时候，他再笑嘻嘻掏钱，弄得人家哭笑不得。

这天，他吃饭埋单又玩这招。可服务员不但没怒，反而礼貌地说：“先生没关系，不能付现金，刷卡也行。”这人继续耍无赖说：“我连卡也没带。”

这服务员还是没怒，仍笑道：“先生，这也没关系，不能刷卡，刷碗也行。”

（焦　游）





存款5万

一个人去一家银行，想存5万元钱。银行柜员却把钱还给他，解释说：“先生，我们这里存款5万以上，需要出示身份证。”那人赶紧把浑身上下找了一遍，发现没带身份证。他只好把钱塞过去，赔笑道：“身份证我忘带了，您就通融一下吧。”可柜员很有原则地拒绝了他。

最后，那人沉思片刻，说：“好吧，麻烦你找我1元钱，我存49999元。”

（王　乾）

考的什么证

有个毕业生去应聘，面试官问他：“你在学校都考过什么证啊？比如英语六级？计算机二级？普通话一级？”

那学生听了，不紧不慢地回答道：“我考过的还真是不少，还有很多证呢。”

面试官很感兴趣，继续问：“那说说看，你都有哪些证啊？”

只见那学生一笑而过，答道：“唉，那些呀，不值一提，都是些准考证呗。”

（严　振）



认真算账

公司新来一个会计，老板拿出账本嘱咐她说：“当会计最重要的是细心。这些账目至少要算三遍再给我看。”新会计接过账本，认真地点点头就回办公室去了。

第二天，新会计找到老板，兴奋地报告说：“我已经把这些账目算过五遍了！”

老板很满意，笑着表扬道：“很好，你很有责任心嘛！让我看看。”

新会计立刻拿出账本，翻到了最后一页，指着总计一栏，说：“您看，五个结果都在这里了！”

（吴　欣）



大罐还是小罐

有个男人去药房买生发剂，向药剂师咨询买哪种好。

药剂师给他推荐了一种生发剂，又拿出一大一小两个罐子，说：“有两款包装，一种大罐的，一种小罐的，你看看要哪种？”

那人拿起两个罐子掂量来掂量去，又沉思片刻，说：“现在大马路上那些小伙子怎么都爱留披肩发呢？不男不女的。我才不要跟这种潮流呢，我只要留个小平头，所以给我一罐小的就够了。”

（林　立）

睡前故事

两岁的儿子睡前喜欢听故事。这天晚上，他好奇地问妈妈：“今天你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妈妈笑着回答：“讲《卖火柴的小女孩》好吗？”儿子又天真地问道：“妈妈，什么是火柴？”

可是，妈妈找遍家里每个角落，也没找到一根火柴给儿子看。

就在这时，她发现桌上有个打火机，灵机一动，笑着哄道：“乖，儿子，那个故事太老了，我们换一个故事如何？妈妈给你讲《卖打火机的小女孩》吧！”

（江　杰）

心太急

一个下雪天，两个人在车站等公交。不多久，来了辆车，其中一位就急着要往上赶，结果脚下一滑，摔了。

另一个人走上来，把他扶起来，笑道：“就咱俩等车，没人跟你抢座，你这么猴急又是何苦呢？”只见摔了的那位站起来，拍拍屁股，悻悻地说：“天那么冷，我不是想趁别人刚坐过的椅子还热乎，就坐下去嘛！”

（洪　亮）



（本栏目欢迎原创作品、翻译作品。来稿可从邮局寄发，也可从网上传递。如为电子邮件，请发以下信箱 liuyingxi1203@163.com）





阿P当“乡长”

■ 许尚明

阿P在外闯荡十多年，近来身体不好，就回老家休养。阿P在大城市待的时间长了，见多识广，变得能说会道，说话的时候又喜欢背着双手拖着长音，很有一副官相。所以，在阿P的老家大王村，村民们见了阿P，都开玩笑叫他乡长。于是，这乡长长乡长短的就叫开了。

这一天，阿P和几个邻居赶集回来，途中遇到一个男人手持木棍追打女人。阿P拦住一问，原来，那男人从地里干活回来，又饿又渴，可是女人忙着料理孩子，耽误了做饭时间，男人的牛脾气大发，一定要狠狠教训女人，邻居们一时无法劝解。阿P上去用手指着男人，官腔十足地说：“你这种家庭暴力的行为是违法的！要吃官司的！”男人不服气地问：“你是谁呀？管起我们的家务事来啦。”

同行的邻居说：“他是乡长，这事该乡长管！”男人还是不买账，说：“乡长怎么啦？乡长也要吃饭啊。”阿P腔调十足地教训道：“你没吃饭，还有力气打人？我看你就是没法制观念！”男人知道讲不过干部，就赌气说：“你有力气，那你当乡长的能把这两筐肥料挑下田吗？”

只见地上摆了两只箩筐，里面放着几袋肥料。阿P“嘿嘿”一笑，又在筐里加了两袋肥料，估摸着这下大概有二百斤了，便对那男人说：“听好了，我给你挑下田，但今后你不许再打女人！”说完，阿P一使劲挑起担子，稳稳当当地向田间走去。

男人顿时傻了眼，心想，谁说乡长只会发号施令，不会干活？眼前这个乡长气力比自己这个庄稼汉还大。男人当时就表示服了，连连说自己今后再也不打女人了。

临走时，阿P拍了拍男人的肩膀，



教育道："今后有劲儿的话就多干活，多挣钱，这样日子才越过越红火嘛。"回家的路上，同来的邻居都说，阿P真像个乡长哟！

这年冬天，市里组织大伙儿修水利，阿P和大王村的许多男劳力都上了工地。这天晚饭后，大伙儿正要休息，忽见邻近的工地上一片混乱。不好，肯定出事了！阿P赶紧随着看热闹的人流涌了过去。此时，就见一个汉子喝醉了酒，他一手拿着酒瓶，一手挥舞着菜刀，见人就砍。带队干部和两个村民上前制止，那醉汉竟将一个村民砍伤了。一时间工地上乱成一团，谁也不敢上前了。一同前来看热闹的大王村村民，就开玩笑地指着阿P嚷："乡长来了，乡长来了！"

一听乡长来了，现场顿时静了下来，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阿P身上。阿P被推上风口浪尖，面对醉汉手里的菜刀，他心里紧张，但又觉得很有面子，毕竟有几百号人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此时不好好表现更待何时？阿P赶紧将披在身上的衣服穿好，五个手指将头发拢了拢，然后又昂起头，挺起胸，派头十足地拨开人群，来到醉汉面前，厉声喝道："你给我住手！"

醉汉扬了扬手里的菜刀，结结巴巴问道："你……你是哪个山头的鸟……鸟人？"

"我是乡长，我命令你放下手中的刀子！"阿P说着，侧着身子渐渐向醉汉靠拢，想伺机夺下醉汉手中的刀。可是醉汉根本不买账，一个劲发着酒疯。阿P见硬的不行，忙和身边的人耳语了几句，很快就有人提来两个酒瓶。阿P说："喝那么一点酒就撒野，算什么英雄。有本事咱俩比试比试！"醉汉听说要比试喝酒，更加兴奋，"当"一声将手中的刀摔到一边，然后从阿P手中抓过酒瓶，"咕嘟咕嘟"地喝起来。就在这个当儿，刀子被人悄悄拿走了。醉汉猛地把瓶子摔到地上："你骗人，这不是酒，是水！"然后，弯下腰去寻刀。阿P大喝一声："醉酒砍人，给我绑起来！"听到乡长指挥，几个村民立刻冲上前去，将醉汉摁住，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送到工地卫生室给他解酒去了。在场的人议论纷纷，都说还是





乡长有办法有魄力。

阿P的名气越来越响，因此，尽管他只是个“山寨乡长”，但村里人遇到什么麻烦事，都来请他帮忙解决。这天大清早，阿P蒙眬中被人叫醒。他刚把门打开，村里的李大妈就“扑通”跪倒在地。原来，李大妈的儿子李大龙在县城恒发公司当电工，前不久出了工伤事故，医疗费花了十多万元，可是公司一分钱不给，还把他辞退了。李大妈求“阿P乡长”为他们家伸张正义，讨回赔偿款。

阿P听完大妈的陈述，已是气得两眼冒火，再加上李大妈那一声“乡长”，听得他猛地一拍桌子，怒声喝道：“大妈别急，有本乡长在，您放一百个心！”

送走李大妈，阿P挠头皮了，刚才发狠说了大话，现在怎么去帮李大妈要钱呢？



几天后，正是恒发公司成立10周年大庆，公司举行庆祝会，来了不少贵宾和新闻媒体。阿P西装革履，昂首挺胸地来了，他在来宾登记簿上写下自己的大名“王富贵”，职务一栏写上“乡长”，然后佩戴上自己准备好的贵宾胸花，直奔会场而去。

大会即将开始，公司胡总请贵宾上主席台，阿P悄悄将礼仪小姐叫到一边，将自己带来的席卡让小姐摆上主席台。礼仪小姐不知内情，还以为是公司的安排，便立即照办了。主席台上的贵宾刚刚入座，阿P紧随其后，也坐到了主席台上。

胡总见来了个生面孔，再看看台前席卡上的名字“王富贵”，不认识啊。胡总起先还以为是公司其他领导安排的，尽管心里生气，但又不便说。而其他人又以为是胡总临时安排的，自然更不敢得罪。就这样会议开了十分钟，阿P还在主席台上坐着。

会议议程快进入介绍贵宾环节了，办公室主任过来问胡总，王富贵的职务？胡总气呼呼地说：“谁介绍来的问谁去！”办公室主任一圈兜下来，竟没有一个人认识阿P。这时，胡总感到事态严重了，众目睽睽之下，他不敢将阿P硬拉出场去。他想了想，悄悄来到阿P身后，轻声问道：“兄弟，你是何方神圣？”阿P微笑着将一张纸条递给了胡总：“我是专门前来为

愚蠢的智商 （潘胜奎 编绘）

（《故事会》漫画版精品选登）



李大龙讨取赔偿款的。请你现在就安排还钱，否则我就对台下说几句。”

到这时，胡总才明白自己遇到高手了，他想拒绝，但人已在台上，吼一嗓子就够自己受的。同时胡总还是有些感谢阿P的，毕竟他没让自己当众出洋相。于是他立即签了条子，让阿P凭条到财务那领钱去。

阿P拿着赔偿款回到村里，还没进村，就听大人小孩叫着“乡长回来了！乡长回来了！”阿P立即挺直腰杆，昂起头，挺起胸，派头十足地拨开人群，说：“叫李大妈来取钱！”此时李大妈也拨开人群，喜颠颠地说：“真是太谢谢阿P乡长啦。”阿P将钱递给李大妈，还趁机说了句：“谁叫我是乡长呀！”

（**题图、插图**：顾子易）



钓大鱼

吴水群



礼拜天，大李开车来到水库边钓鱼，可钓了整整一上午，连一条鱼也没钓到。

眼看着已到中午，大李突然肠胃不适，肚子里翻江倒海疼得一塌糊涂。实在忍不住，他只好放下鱼竿，去附近的诊所买药。

大李走了几步，回头看着渔具和车子有些不放心，生怕耽误了钓鱼。

正犹豫间，他眼睛一亮，跑回去，到车子里找出一根绳子，一头绑紧鱼竿，另一头死死拴在了轿车的保险杠上。他心想，这下保险了，鱼上钩了也跑不了喽。

收拾妥当，他才往诊所赶。他到那儿配了些药，又打了一针，觉得好多了，就赶紧哼着小调往回走。

谁知快走到水库的时候，大李远远瞅见自己的轿车，惊呆了。只见那车子正一点点地向水库下方移动。

大李一拍大腿，暗叫不好，大概自己忘了给轿车上手刹，现在车子失控往后倒了。

大李大喊一声，往水库奔去。但他毕竟离那儿还有好一段距离呢，于是只能一边跑，一边眼睁睁看着这轿车先是慢慢地，慢慢地，后来就越来越快，最后一屁股栽进了水库里。

看着自己的爱车沉入水底，大李心疼得浑身哆嗦。这可咋办？大李只得掏出手机打起电话，找个拖车公司帮忙。





一小时后，一辆吊车开了过来。一个小伙子潜进水里拴好钢丝绳，很快，大李的轿车就慢慢地给吊出了水面，被平稳地放到地上。

大李跑过来拉开车门一看，立刻就被吓傻了，只见轿车里竟有一具男子的尸体。这可倒好，没钓到鱼，把轿车钓进了水库里不说，现在又钓出了命案，望着轿车里的尸体，大李赶紧拨打110报警。

很快警察就来了，带队的警官仔细看了看那具男尸后，突然高兴地对身后的警察说：“就是他！”说罢，只见那警官从轿车里面拿出了一个包，把包打开一看，呵！里面装的全是百元大钞。

这到底是咋回事？事后，大李才知道，原来今天上午市里发生了一起抢劫案，劫匪从银行抢了二百多万元，然后骑辆摩托车逃出了市区。劫匪正打算沿着省道逃走，可没想到半路上摩托车没油了，他只好顺着水库逃窜。就在半路，劫匪发现水库旁有辆轿车。来到轿车前一看没人，这劫匪就撬开车门上去，把包往后座上一扔，然后关死车门，拽出电线，打算搭线点火，发动车子逃走。

可劫匪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鼓捣电线的时候，一条很大的鱼突然上钩。那大鱼在水中拼命挣扎，而巧的是大李忘了给车上手刹，车又恰巧停在一个小斜坡上，于是动静一大，大李的车就被大鱼拖进了水中。偏偏那个劫匪不谙水性，活活让水给闷死了。

这个马虎的大李，鱼没钓到，却钓到一个劫匪，自然是功不可没，当然要被奖励。得到这个消息后，大李高兴得张大嘴巴，好久好久都没有合上。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不，一夜之间张老爹就重度昏迷了。究竟是谁，又是怎样，才能把他唤醒呢？



唤醒张老爹

■ 菊韵香

张老爹今年七十多了，精气神都挺好，每天吃过晚饭还爱到外头溜达一圈，散个步。这天傍晚，张老爹又溜达上街了。走着走着，一辆轿车突然从附近一个巷子里冲出来，张老爹当时就倒在马路上了。等他的两儿一女得知消息，急匆匆奔到医院时，张老爹已被推进抢救室里去了。

张家老大一进医院，就挥着胳膊大吵大嚷：“司机在哪儿？我要跟他没完！”这时，一个瘦小伙蹭到他跟前，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是司机。”

张家老二一把揪住司机，骂道：“你？你是怎么开车的？眼睛长到后脑勺儿去了啊？”说完，挥手就要打人，还好这时警察赶到了，否则那司机肯定被扇得鼻青脸肿。

司机急着要说什么，这时候，抢救室的门开了，三兄妹赶紧围上去，争着问道：“大夫，我爹咋样了？伤得重不重啊？”

大夫摇摇头，说道：“我们已经尽力了。病人还有生命体征，但是苏醒过来的可能性极小。”半晌，大伙儿才反应过来，张老爹这是重度昏迷，变成植物人了！

这还了得？兄妹三人回头就要教训那司机，可却发现司机已经被警察带走了。

第二天，三兄妹早早来到派出所打探消息，没想到司机已经给放走了。三兄妹又要发作，可警察却严肃



地说，据那司机再三声明，说自己并没有撞张老爹，是张老爹扑到他车上的。当时他还以为是遇上“碰瓷客”了，可下车一看，张老爹确实昏过去了，他这才赶紧把人抱上车，送到医院去救治。

张家老大一听就怒了，喊道：“这是什么话啊？他明摆着欺负我爹现在昏迷了，没法站出来说话，想要赖账！”这时，张家老二也不甘落后，嚷道：“你们这是欺负人，不行，我们要投诉。”

警察倒不恼，劝道：“投诉也要有证据，你们还是多陪陪父亲，多和他聊聊天，一旦他醒过来，把情况说清了，事情就好办了。”

老爹出事的地段没有监控探头，警察几次勘验现场，得出的结论都对司机极为有利。眼下，要确定是司机的责任，除非有目击证人。三兄妹听这么说，才安静下来，决定双管齐下，分头行动。大哥去找目击证人，搜集证据；二哥和妹妹照顾张老爹，陪他多说说话，尽量唤醒他，好指证司机。

张家兄妹到了医院，又犯了难，究竟给张老爹说点啥好呢？

还是小女儿心细，她想起前一段时间在新闻里看到，一个麻将迷昏迷以后，家里人天天跟他念叨：“醒醒啊，三缺一，就等你了。”结果那人果然醒来了。她与二哥商量：“咱爹不也是个麻将迷吗？我们要不也试试？”

于是他俩凑近张老爹的耳朵，一个劲说：“爹，你醒醒吧，隔壁老刘他们打麻将不凑手，就差你一个呢……”

就这样整整半个月，张家兄妹嘴皮子都磨破了，张老爹还没醒过来。他们又开始商量新法子。这回，他们想起了前几年总是和张老爹来往的赵婶。那时他们常凑在一块儿，大有黄昏恋的劲头。为这个，三兄妹还和张老爹闹过别扭呢。兄妹几个商量，没准现在张老爹还挂念着赵婶儿呢。于是，他们厚着脸皮找到了赵婶儿。

谁知，一听清他们的来意，赵婶便连连摆手：“乱弹琴。我跟你爹走得近，那是想给他介绍个老伴。可他担心你们兄妹反对，一直犹犹豫豫没给个准信儿。”

敢情是自己自作多情了。张家老大挠挠头，支支吾吾道：“赵婶，我们兄妹天天忙，也很少回家陪陪爹。除了打麻将，我爹还有啥爱好？”

“有！有！”赵婶不假思索地回答，“你爹隔三岔五就会去东郊转转，而且一转就是小半天。”

东郊？三兄妹几个不觉恍然：老妈的墓地就在东郊！辞别赵婶返回医院，大哥急急地说：“咱们还得换路子，看我的。爹，我妈她想你了——”

小妹一听，顿时变了脸色，手忙脚乱拽开大哥，骂道：“快闭嘴吧。你这哪是想叫醒咱爹，分明是想让他快



点走啊！”

二哥火气更大，朝大哥喊道：“瞧你这破嘴，爹要是去找妈，这医疗费可咋办？”

大哥连打自己耳光：“急糊涂了。爹，要不你先跟妈商量商量，你们的孙子们还小，还等着你接送上学呢……”可任凭他们怎么哭喊，张老爹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转眼又过了一周。这天，大夫来查房，给出的结论非常不妙：张老爹的生命迹象正在慢慢减弱、消失，苏醒的几率已变得微乎其微。张家老二听了，惊得跳起来：“大夫，求求你再想想办法，我爹他不能走啊。从住院到现在，我们已经花了十几万，该死的肇事司机又矢口抵赖，说和他无关。还有警察，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个名堂。我爹要撒手走了，我们不成冤大头了吗？”



大夫一脸无奈，回道：“对不起，我们尽力了。你们——”

这时候，只见门被撞开，张家老大风风火火闯了进来：“弟弟，妹子，好消息！”老爹都快不行了，还能有啥好消息？老二和小妹不解其意。

送走大夫，关上门，大哥这才压低声音说道：“上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找到了三个证人！”

老二和小妹一听，高兴得差点跳起来：“真的？真是太好了，你是怎么找到的？”

只见大哥小眼睛滴溜溜一转，说道：“当然是雇的，我答应给人家一人二千块好处费。咱们可说好，这笔钱不能我一个人出，得均摊。”

此话一出，弟弟妹妹挺爽气地说：“只要证人肯作证，我们就上法庭，一旦官司赢了，我们至少要向司机索赔五十万！”

就在三兄妹嘀嘀咕咕的当儿，忽听一声叹息悠悠飘进了他们的耳鼓：“司机没错，是我高血压犯了。唉，你……你们要昧着良心讹诈好人，我死不瞑目啊……”

谁能相信，张老爹居然醒了！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搭台唱戏，要是独角戏，难免一个巴掌拍不响，有时候还得靠个“托儿”帮衬着，这戏才演得过瘾，看着出彩……



“婚托”一台戏

□曾拥军

急嫁老太

大二暑假，我到表姐的婚介所实习。表姐开的婚介所不大，表姐、员工老罗加上我，统共才三个人。

上班第一天，我就遇上了一件稀奇事。那天我正坐在前台整理登记表，忽听得外头有人喊：“小袁，小袁。”表姐姓袁，有人找表姐。我出门一看，是一个老太太。我赶紧笑脸相迎：“奶奶，她出去了。”

老太太却依旧往里走，边走边说：“小姑娘，你是新来的吧？给我办个登记！”

现在不少年轻人工作忙，家长们无奈代为相亲的事时有发生。于是，我掏出登记表，笑吟吟地问老太太：“奶奶，您替家里什么人登记呀？”

“谁也不替！为我自己！”老太太很干脆地回答。

我吃了一惊：这老太太可够“潮”的！我忍不住试探着问：“奶奶，请问高寿？”

老太太显然看出我的用意，不急也不恼，说：“我今年七十六，小姑娘，老年人也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嘛，你说是不是？”老太太的嗓门可大了，估计楼上办公的老罗都能听见。这老太太可真够放得开的。

我一边点头，一边帮老太太填好登记表，然后指着“附加要求”一栏，问老太太还有什么额外要求，老太太提笔写下了“加急”两个字。

“加急？”是不是老太太知道自

己来日无多，急着把自己嫁出去？也不像啊！想着想着，我发了好一阵呆，连老太太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

这时，老罗从楼上下来，我把登记表交给他，忍不住笑得东倒西歪："这儿有位急嫁老太，我们赶紧把信息发出去吧。"

谁知老罗淡淡地说："这事看着就不靠谱，你别管了。"



婚托女郎

第二天，我打开了电脑，想浏览一下网上的信息，可是找了几遍，信息栏里根本不见老太太的信息！我有点着急，人家可是加急呢，都第二天了，还没把信息登上去，这怎么行！我刚想上楼去找老罗，却见几个男人吵嚷着冲了进来！

好一阵，我才弄清这群人的来意：原来，有一个叫吴秀芬的离异女人，前一段时间在我们婚介所登记征婚，婚介所前前后后给她安排了好几次相亲，结果都没成功，而不成功的原因，就是吴秀芬要带着以前的婆婆再婚！

这几个男人都是和吴秀芬相亲失败了的。现在信息发达了，他们一串联，就一起过来讨说法。他们不停嚷着："吴秀芬就是婚托，编好了托词，和你们合伙骗钱！""砸了这骗人的婚介所！"……

我没经历过这场面，吓得当时就哭了。这时表姐回来了。表姐不愧是当老板的，几句话就镇住了那帮男人："你们口口声声说什么婚托，我问你们：第一、这个吴秀芬收过你们任何礼物吗？没有吧；第二、吴秀芬是不是第一次跟你们见面，就很明白地亮出了她的要求，是带着以前的婆婆再婚？她一开始就没有藏着掖着，又何来骗人之说？你们谈不拢，怎么能怪我们？"

几个男人见没讨到便宜，灰溜溜



地走了。我好奇地问表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表姐叹了口气告诉我，吴秀芬以前有一个家，她孝顺婆婆，服侍丈夫。然而，她丈夫竟和别的女人好上了，坚决要和吴秀芬离婚。婆婆和吴秀芬怎么劝都没用，最后婚是离了，男人走了，吴秀芬就承担起抚养年迈婆婆的任务。时间一长，婆婆觉得是自己耽误了媳妇一生的幸福，于是，老人找到我们婚介所，替媳妇办了征婚登记，但每次相亲，媳妇都提出带着前婆婆再婚，因而相亲都失败了。老人一急之下，决定为了媳妇的幸福，先把自己嫁了。

原来昨天来登记的老太太就是吴秀芬的婆婆啊，我好一阵唏嘘，这婆媳两人真是令人敬佩。想到这，我不禁怪起老罗来，怪他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怎么不赶紧把信息发布出去呢？太不像话了。

半路变卦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表姐。表姐看了我一眼，又沉吟了一会儿，开口道："小姑娘家的，以后这事你就甭管了！"

可是，那老太太隔三岔五地就来婚介所打探消息，每次语气都很急，声音也很大，一个劲抱怨我们的办事效率太低。我心里发虚，又不便明说，只好每次都赔着笑脸，连声说着："我们正在帮您物色呢。"

我很理解老太太的心情。那个吴秀芬我已见过，不过三十出头的样子，长得眉清目秀，因为还没生过孩子，身材也挺好的，要不是被老人拖累着，她完全可以很快找到一个不错的对象。

尽管表姐和老罗都叫我别管这事，但我还是想成人之美。我想：要是能帮老太太找到一个合适的老头，吴秀芬就可以顺利地解决个人问题，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于是我到处托人，终于找到一个老年大学的教授，让他出面，在他的那帮学生中给老太太物色一个合适的，准能让老太太满意。

事情办得比想象中更顺利。这天，老太太刚一跨进婚介所，我立马笑嘻嘻地迎上去，不等老太太开口，我就大声地向她报喜："奶奶，这回不用您催了，我都帮您联系好了，对方是老年大学的一名学生，退休前还是一名领导干部呢，他老伴前年得病去世了……"

谁知这回，老太太用奇怪的神情看着我，反倒觉得很突然。

这时表姐和老罗从楼上下来了。表姐似乎一脸不高兴，责怪道："小姑娘家的，要你甭管这事，你还真的做起媒人来了。"

我这就糊涂了，婚介所不就是帮人介绍对象的吗？再说了，帮吴秀芬再组家庭，也是一件好事啊。我实在

无法理解表姐他们的做法。

就在这时，老太太哈哈大笑起来，边笑还边摸摸我的头，说道：“谢谢你，小姑娘，难得你有这份心意。我今天是来撤单的！”

我更是摸不到头脑了：“撤单？您老不征婚了？”

老太太连连点头：“是啊，不需要了。我媳妇已经相亲成功了，所以我也不想再把自己嫁出去了！”

这可是件好事啊，想起吴秀芬以前相亲的遭遇，我试探着问：“那个男



人愿意接受您媳妇带着前婆婆再婚？您瞧，这话说起来也拗口。”

老太太更高兴了，用不以为然的口气说：“有什么不愿意的？跟自己的妈妈一起生活，天经地义！”

破镜重圆

老太太的话真把我绕糊涂了，这是什么意思，跟自己妈一起生活？

表姐送老太太出了门，见我还傻傻地发呆，她就把我叫到楼上，待我坐下后，说出了实情。其实，所谓的吴秀芬相亲和老太太急嫁，都不过是婆媳俩合演的一出戏，这戏只演给一个人看，这个人就是我们中介所的老罗！原来，这老罗就是吴秀芬的前夫，老太太就是老罗的妈。其实老罗离婚后，并没有得到那个女人。于是婆媳俩演了这么一出戏，一是让老罗深切地感受到吴秀芬对老罗和他母亲那份始终不渝的真情；二是给老罗施压，尤其是老太太的“急嫁”，简直压得老罗抬不起头来。现在，这出戏演成了，老罗和吴秀芬终于破镜重圆！

我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气愤地说：“老罗也太忘情负义了，这样的男人不值得爱！”

表姐笑笑说：“小姑娘家的，夫妻间的许多事是讲不明白的。唉，人家不是改了嘛，谁还不犯个错啊？”

想想是这么个理，我不再说什么了，看着表姐一脸的笑容，我恍然大





干啥都要讲个策略，做生意更不例外。可要是遇上歪点子，伪策略，那就要看故事里的人怎么来破解了……

商业策略

□杨信社

现在商场总爱搞点有奖活动促销。这不，有个小伙子叫大刘，这天到商场买东西，就正赶上商场搞促销，凭在店里购物的发票，就可以参加店里的有奖活动，每添一块钱可以换一张奖券，一等奖是面包车一辆！大刘一瞧，商场门前果真停着辆崭新的面包车，他也想试试运气，便上前去换购了张奖券。

大刘刮开奖券一瞧，只见上头明明白白三个字：一等奖！这简直是天上掉了个大馅饼啊！大刘激动得心怦怦直跳。不过，他是个谨慎的人，心想现在人多眼杂，自己不好太张扬，于是他悄悄走到后台，对一个胖胖的工作人员说：“同志，我中奖啦！”那胖子正在打瞌睡，被他吵醒了，不耐烦地接过奖券一看，一下子从凳子上跳起来。随后，他缓了缓神，眼珠一转，故意提高嗓门道：“原来是三等奖

悟：“表姐，这么说，这件事从始至终，你一直是个知情者？”

表姐得意地说：“不仅是知情者，我还是推手呢——带着前夫的妈再婚前夫，绕不绕口？这么个绝妙的点子，也只有我这个婚介所的老板才想得出！”

“嗯——”我嘀咕着，想起自己的努力，有些不甘心地说，“其实，我为老太太物色的人，真的很不错呀，他以前是个领导，素质好……”

表姐愣了愣，接着笑了：“哪天，我跟老太太说说？”

（题图、插图：谭海彦）

啊！跟我来吧！”说完，还没等大刘反应过来，就一把拉住大刘往里走。

大刘倒吸了一口冷气，没走多远，便甩开胖子的手，质问道：“明明是一等奖，你怎么说是三等奖，不是要耍赖吧？”胖子回头瞪他一眼，说：“你急什么啊？我知道是一等奖，我这不是带你来领奖了吗？”大刘不信，说：“你别唬人，那面包车就在门外停着，你拉我到角落来干嘛？把奖券还给我，不然我喊了！”说完，他一把把奖券又抢了回来。胖子赶紧捂住大刘的嘴，讨好道：“别呀！兄弟，



领奖可是要办手续的，我这是带你去见经理，跟我来。”大刘心想也是，便又跟着胖子来到二楼。两人来到经理办公室，胖子示意大刘在外头等着，自己先进去汇报。

大刘怕他们关起门来算计自己，赶紧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动静。

只听那胖子说：“经理！坏了！抽奖才开始半个钟头，面包车就让人给抽走了！”里头经理一听也急了：“什么？要是面包车给人开走了，剩下那三万多张奖券还有谁换购啊？不行！这车现在不能让他开走！”外头的大刘一听这句话，急得正要推门进去理论，只听那胖子又开口了：“经理，这事儿不能硬来，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大刘赶紧又贴耳去听，却什么也听不见了。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带着胖子走出来，笑呵呵地向大刘迎过来，客气地说道：“兄弟，听说你中了大奖啊。我是这里的经理，首先，我先得恭喜你啊！不过……”

大刘一听还有个转折，急了，问道：“不过啥？反正无论如何，你们不能赖账。”

这经理赔笑说：“车当然归兄弟你。不过你现在不能开走。三五天以后，估计我们的奖券也换购得差不多了，到时候你再来，我们专门派人给你把车送回家去。”

大刘听了，挺生气，说：“你们这





样不是忽悠人吗？这面包车都被我抽走了，你们还忽悠外头的人冲着空头大奖换购啊？”

经理又笑道：“这怎么能叫忽悠呢？只是商业策略嘛。谁也不想做赔本生意对不对？这样，这里是三百块的商场代金券，就算我们把这车租用两天成不？兄弟，配合一下嘛。”说完，不由分说往大刘手里塞了三张代金券。

看着这点好处，大刘心里软了一下，留下了电话号码，等着奖券换购得差不多了，胖子好联系他取车。这事儿就算这么敲定了。

一回到家，大刘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事儿从头到尾跟父亲老刘讲了一遍，老刘一听儿子中头奖了，也乐得合不拢嘴，可听到最后，老刘却拉长了脸训道：“他们这不是忽悠人吗？”

大刘咂一下嘴说：“爹，这怎么是忽悠人呢？商业策略而已嘛！”

老刘却懒得再理他，“噌”地一下站起来进屋闷了许久，又“哼”了一声背着胳膊出门了。大刘喊道：“爹，你这是干嘛去啊？”老刘头也不回应了声：“下棋！”大刘明白，老爹这是生闷气去了。他心想，随他去吧，等过两天车来了，他自然又得高兴起来。可谁知，过了一个钟头，商场的那个胖子来电话了，喊着说：“你赶快过来把面包车弄走吧！要快啊！”

大刘听了又惊又喜，心想这么快奖券就换购完了啊？于是，他赶紧搭车往商场里奔。

等大刘赶到商场的时候，却见换购的队还排在那儿，不仅没散，反而比先前的人还多。只是队伍早就乱了，好像大伙儿都在瞧热闹。大刘赶紧往二楼经理室跑，那胖子和经理一见到大刘，像见了救星似的，央求道：“你可来了！你赶紧去门口喊一声‘我中头奖了！面包车一辆！’快去快去！”

大刘犯迷糊了，问道：“门口不是还排着那么多人吗？你们不搞换购活



动啦？”

只听经理愁眉苦脸地说：“还怎么搞？有个人非要换购所有的奖券！”大刘还是不明白，说：“那不是更好吗？”

经理却愁眉苦脸地说：“好什么啊？他说要换购所有的奖券，挨个儿刮开，看看到底有没有面包车，没有就告我们去。那车你都抽走了，哪儿还有什么头奖啊？要真被查上了，我们可就亏大了。我说兄弟，你就别耽搁了，赶紧帮忙喊一声吧！”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大刘看经理那副倒霉样子，觉得好笑。他理了理衣服，这才不慌不忙走到商场门口，掏出奖券，扯着嗓子大喊了一声：“我中头奖啦！面包车是我的了！”话音刚落，经理和胖子才双双松了口气。只见那经理假装不认识大刘，赶紧过来握住他的手，热情地说：“恭喜你啊，小伙子！”接着转过头对排队的人群喊了声，“我们的大奖得主终于诞生啦！”

只见人群一下子沉默了，又过了片刻，大伙儿炸开了锅似的，喊着：“不换了，不换了，头奖都被换走了还换个啥？”不一会儿，人群便散开了，却剩下了个老头儿站在商场门口。

这时候，胖子跑过去对着老头嘲笑道：“你都看到了，大奖都被拿走了，你还换不换了？”

这时，大刘愣住了，原来刚才经理说的人，竟然就是他父亲老刘。

只见老刘冷笑一声，摇摇头说了句：“不换了。”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大刘还在商场门口发呆。

等车被商场派人开着敲锣打鼓地送回了家，大刘忙跑到老刘跟前奉承道：“爸，你可比我强多了！他们有商业策略，没想到你还有打假策略啊！你还跟他们来了招虚的，没多花一毛钱，就把车给弄回来了。”

可老刘却沉默了半天，感叹道：“儿子，你高看你爸了。刚才我是真想把那奖券全换回来的。”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个黑色塑料袋来打开，只见里头露出一沓钱来。老刘接着说道，“你看，我这半辈子攒了一万多块钱，今天全都带去了。我可不想我儿子帮着他们忽悠人啊。”

大刘听了，愣住了，红着眼圈哽咽道：“爸啊，你也不算算，那么多奖券，就你这一万块哪里换得完啊！”

可只听老刘平静地答道：“那也不能让你帮着他们瞎忽悠人啊。”大刘听了，红着脸说：“爸，你确实比我强多了！”

（**题图、插图**：谭海彦）

绿版编辑部各编辑邮箱：

吴　伦：wulun54@126.com

朱　虹：zhong98305@sina.com

刘迎曦：liuyingxi1203@163.com

颜铁超：yanyichao1004@sina.com

黄美舟：piggybank81@sohu.com





这次抓捕不寻常

□刘玉杰

老将出马

老胡今年五十九，是个老刑警。在队里，每次一来案子，他都自告奋勇，要求带队参战。而且只要他老胡一出马，不管多凶狠的罪犯，都得落网。所以，大伙儿都佩服地喊他“老黄忠”。

这天一大早，队里又接到一个案子，有一个流窜的惯偷叫鲁小路，在外地屡屡作案，外号“神偷”，都上协查通报了。现在有人发现他躲在市郊一个村里的山上，就赶紧报了案。

这对老胡可是个好机会，要是能把这个案子给破了，在退休前没准还能再记个功、发笔奖金呢。

刑警队赶紧开会组织抓捕，谁知会上，这老胡竟然一反常态，一言不发。会都开完了，队长见老胡竟然打起了瞌睡，忙敲敲桌子喊他：“老胡！出发了！”

可谁知老胡却慢慢抬起头来，迷迷糊糊说：“队长，我身体不太舒服，想请两天假，今天执行任务那么远，我就不去了吧。”

队长听了，半开玩笑地说：“老胡，那这次立功可就没你的份啦。外出补贴和奖金，你也要不成喽！”说完，就点了几个年轻刑警参加行动。大伙儿都换上了便衣，带上装备钻进车里，准备出发了，这时，老胡突然冲出来，激动地说：“队长！这次抓捕，我还得去！”

队长一听，明白了，老胡这是要

站好最后一班岗啊。于是他答应了老胡的请求，又交代车里的年轻刑警说："老胡年龄最大，你们到时候让他坐镇指挥就可以了，冲锋陷阵的事情，你们年轻人要在前头！"

队长话还没说完，老胡已经钻进车里去了。

优待小偷

大伙儿很快到了目的地，老胡和刑警们一下车，就看到很多村民守在进山的路口。



有人告诉他们，那个惯偷鲁小路还藏在山上呢。可等观察好地形，大伙儿犯愁了：这山那么大，光凭他们几个刑警搜查，吃力得很。这时候，有村民提议，干脆来个全民动员，让年轻力壮的村民全都加入搜捕，有猎狗的带着猎狗一起上，不怕抓不住这个"神偷"。

这是个好主意！可谁知老胡却没应声，而是蹲在一旁连抽了两根烟，才站起来一摆手，命令村民都撤回去，还是由他自己带着刑警队员们进山搜查。

这个决定可真够浑的，但没办法，队长下过命令，老胡是领队，大伙儿只好服从了。

刑警们就这么分头搜查了大半天，连鲁小路的影子都没见着。更糟的是，等大伙儿按时下山集合的时候，竟发现老胡也不见了。

刑警们慌了神，这下可好，嫌疑犯没抓到，还丢了老刑警！正当大伙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老胡出现了！只见他忽地从半山腰里冒出来，冻得浑身发抖，手里还拉着一个脸色青白的年轻人。

只见老胡边走边冲着刑警们大声喊："他是自己出来投案自首的！我拿着高音喇叭讲我们的政策，他就出来了，这孩子还是挺懂事的啊！"

刑警们都知道老胡为什么这么



说。因为嫌疑犯要是主动自首，量刑的时候多半可以判轻一些。两名刑警连忙上前给鲁小路戴上手铐。大伙儿这才都长吁了一口气，任务完成了，回警队！

归队的路上，大伙儿都得意地哼着歌，而老胡却铁青着脸看着窗外，一言不发，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大伙儿想他大概还是身体不舒服，也都没去打扰他。

可路走了一半，堵车了。老胡一看都中午了，就让司机把车开到一家小馆子门口，一声令下："全体下车，吃饭！"

这时，一个年轻刑警指着鲁小路，笑着说："老胡，你忘了规矩啦？嫌疑犯跑了谁负责啊？我还是留在车上看着他吧。"

谁知老胡听了，忽然大怒，嚷道："我不是说了吗？他是听到宣传主动自首的，难道还会再逃？我保证！我负责！"

于是，刑警们带着鲁小路，全体下了车。老胡一看，街上人挺多，鲁小路戴着手铐太显眼，就赶紧脱下件衣服包住他的手，痛心地说："你瞧瞧，这多难看呀！以后还是改了吧。"

进了小馆子，老胡破了平时一人一碗面的规矩，点了几个好菜，说要请客。大伙儿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老胡今儿这是怎么了？可更怪的是，等菜上桌了，老胡竟然还不停地给鲁小路夹菜！

再看那鲁小路倒也不客气，吧嗒吧嗒吃得可香了，边吃还边说："你们是得好好犒劳我，没我你们咋立功受奖哟？我这一归案，你们又得拿不少奖金吧？"

看着鲁小路那副理直气壮的德性，一个刑警火了，顾不得这次是便衣执行任务，猛地一拍桌子，吼了声："鲁小路，你闭嘴！今儿我告诉你，我们警察抓逃犯，从来都不是为了多拿奖金！"

还有疑犯

这一吼，小饭馆里的人全都安静下来，扭过头来盯着他们这桌人看。老胡见了，赶紧扯扯那刑警的衣角，说："小点声！坐下吃饭。"接着，他又朝四周赔笑道，"没事没事，大伙儿吃饭，吃饭。"

可就在这环顾四周的当口，老胡忽然看见一个人！

那人穿着件脏兮兮的夹克，头上的鸭舌帽压得很低。只见他低着头，从角落的一张桌边迅速地站起身来，走到吧台扔了一张百元大钞，也没等找钱，就头也不回、急匆匆地走出了饭馆。

老胡凭着三十多年的经验，心里立刻就犯了嘀咕：这人真奇怪，在这么个小馆子吃饭还摆什么谱装大方？他忍不住起身走到门口，见那人正拐

进一条小街里，老胡又到吧台拿过账单一看，那人的饭钱才22元!

这时，只听老胡大喊一声：“集合！”同事们都明白了：有情况!

大家立马押着鲁小路冲上车去。老胡开着车拐进小街，发现那人已经不见了。他赶紧一路开车一路打听，好容易有人想起来是看见过那个人，似乎爬进辆大货车里了，车子是镇边上“宏发板材厂”的。

老胡一听，加足马力，把车开到了宏发板材厂门口。这时，他才长舒一口气，跟大伙儿说明了情况：“刚才小馆子里那家伙，就是全国通缉的要



犯‘乔七’。刚瞅见那脸的时候我就觉得脸熟，等看了账单，我又回忆了下，确定无疑就是他！”

此刻，车里一片安静，就连鲁小路也不吭声了。大伙儿都知道这个乔七，身上已经背了几条命案，是个亡命徒。老胡沉思片刻，三下五除二，安排好了人员，准备抓捕。

可谁知他们下了车，厂门都还没进，就被保安拦住了。原来这宏发板材厂，是市里重点引进的外资企业，所以，没有搜查证，保安说什么也不放人进去。

机会难得，老胡只好打电话让队长批搜查令。可谁知电话那头，刑警队长语重心长跟他说：“老胡，这事儿光凭个印象就大动干戈，太不靠谱了。那宏发板材厂可是咱们市招商引资的重点对象，万一弄错了，你想过后果吗？没有逃犯进厂的确切证据，我没法给你开搜查令啊。老胡，你是个好警察，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别忘了去年的事情！”

原来，去年也就是这个时候，老胡去执行任务，抓捕毒贩，结果误抓了一个外商，搞得人家撤资不算，他自己还背了个处分呢。

正当大伙儿都发愁的时候，只听那鲁小路哈哈大笑起来，道：“我看你们啊，也就只会抓我们这些小鱼小虾，现在撞上大鱼了，怕了吧？”接着他又嘲笑老胡道，“哼哼，我看你警

察也当了几十年，怕是只会劝劝我这样的小偷小摸，这回真撞上狠角色了，瞧瞧你那副怂样子。怎么，怕背处分了吧？”

一个刑警实在看不下去了，吼道：“不许笑！你小子懂个屁！老胡以前执行任务的时候，连枪子儿都吃过，什么时候怕过？可他明年就要退休了，又有个老姐常年生病卧床。要是他再吃个处分扣个奖金，拿啥去接济他老姐啊？这么多年，他全都指着奖金给他老姐看病呢！”听了这话，鲁小路一下子愣住了，低下头再也没出声。

大伙儿也都围上去安慰老胡，商量办法，突然，只听一声：“不好！鲁小路跑了！”

逃犯归案

老胡听了这声喊，这才回过神来。一查才明白，鲁小路瞄准了一个刚入行的刑警，把他的钥匙偷走，打开手铐，跑了，还顺手撩走了那刑警的手机。

老胡正要发作，口袋里的手机忽然响了。他拿出来一看，来电显示竟是那个刑警的号码。显然，这是鲁小路打来的！

老胡赶紧接通电话，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只听鲁小路喘着粗气喊道：“舅……舅舅！”这一声喊，嗓门可大了，震得手机都哆嗦了下，在场的人听了，全都愣住了。

只听那鲁小路继续激动地催促：“舅舅！我从北边侧面翻墙进到厂区里来了，这里有监控录像，能看到我翻墙进厂的录像，这录像不就是逃犯进厂的证据吗？你们快开搜捕令进来抓人呀！舅舅，你听好了，搜捕我，就是搜捕乔七！”

只见老胡脸上瞬间没了怒色，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挂了电话，他三言两语作了解释。原来，这鲁小路就是老胡那个生病的老姐的儿子，一直在外头流窜行窃，所以照顾老姐的担





子才会落到老胡身上。因为要面子，这么多年了，自己的亲外甥是个外逃的惯偷，老胡一直觉得没脸说出来。这不，这次行动他纠结了半天，还是决定瞒着大伙儿参加行动，也是为了最先找到外甥，劝他主动自首。

老胡解释完，立马安排抓捕。他一面打电话给队里解释情况，申请到了搜查令；一面调出录像，通知厂方，疏散人员，守住各个出口。二十分钟后，特警、防暴队包围了板材厂，开始对厂区进行地毯式的搜捕。

没多久，特警队的人收到了报告，这才去跟板材厂的外方老板表示感谢，说："我们抓到鲁小路了，在搜查过程中，我们还'意外'抓获在逃的抢劫杀人犯乔七。"

听到这儿，老胡和同事们才松了口气。十分钟后，鲁小路被特警队员押出厂区，他走到老胡面前，笑着说："舅舅，你工资不高，这些年还要补贴我妈看病，我都从来没机会说声谢谢……所以，这次我说什么也要帮你这个忙！"

这次，老胡再也不避嫌了，他拍拍鲁小路的肩膀说："小路，你还是个好孩子，这次行动，我们都得谢谢你！你放心，你妈有我照顾，没问题。你自个儿也好好接受改造，争取早点回家啊。"

看着鲁小路被押上警车，一旁的刑警们都围了上来，安慰道："老胡，我们都看在眼里了，你外甥这次故意跑掉，其实是戴罪立功啊。等调查的时候，我们都会如实反映情况的。你就放心吧！"

（**题图、插图**：谢　颖）

·本刊信息传真·

法律知识故事征文

本刊推出的"法律知识故事"，通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短小而具体、在法理上容易混淆的个案，生动、形象地宣传法律知识。这些知识注重现实性、实用性，真正起到解剖一个案例、明白一个道理的作用。

为鼓励作者深入生活，写出高质量的法律知识故事，我刊决定面向全国征文。

本次征文也欢迎读者和法律界人士提供相关素材、案例，一经录用，即付稿酬。

来稿方法：1．从邮局寄发，请在信封上注明"法律知识故事"字样，本刊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2．从网上传递，可寄以下信箱：wulun54@126.com，请在主题上注明"法律知识故事"字样。凡已和我刊编辑有联系的作者，稿件可继续投给原编辑。



钉子树

□乔文革



救下钉子树

安县虽是个小城，可遍地都是培育盆景的好材料。每天，都会有不少盆景商人和艺术家慕名而来，寻找上等的盆景原株，谢素素也是其中之一。

谢素素开了一家盆景培植公司，生意蒸蒸日上。她自己本身也是个技艺高超的盆景艺术家，最近，她想精心创作一个好作品，送到明年的国际园艺博览会上参赛。

刚出火车站，她就直奔一个朋友家。朋友叫罗也萍，住在市郊，谢素素问了好半天路，终于找到了地方。这时，路边的一棵石榴树一下跳入她的视线。只见这棵石榴树的主干已遭过雷劈，可却从另一侧长了出了两根枝条，在主干的呵护下枝繁叶茂。

谢素素暗叹：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只要对这石榴树稍加修剪，就可以培植出打动世人的盆景精品来！她正要打听跟谁去协商把这棵树买下来，这时，前面冲过来一伙人。为首的中年男人手持一把板斧，气势汹汹，挥起斧头就要冲石榴树砍下去。

谢素素顾不得多想，飞身向前，想挡住那斧头。可有一个女人的速度比她还要快，谢素素还没到石榴树跟前，那女人已经死死地抱住树身。中年男人来不及收手，斧头伤了女人的

右臂。可那女人全然不顾，只是大声央求着："你们不能砍它，求求你们啦！"

谢素素看那女人三十四五岁的样子，穿着挺破旧，一看就知道生活条件不怎么样。

只听那中年男人喝道："王彩铃，你给我起来。补偿款已经给你丈夫李大成了，你还拦住不让我们砍树，你想干什么呀？"随他来的那伙人也一齐拥上来，这个拉王彩铃的胳膊，那个掰她的手指。可王彩铃一个弱女子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劲，双手扣住树身，就是不松手。

从他们的争吵声中，谢素素终于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原来这一块地被规划为开发区，原有的住户陆续都搬走了，树也大都被砍掉了。只有这一棵石榴树，王彩铃死活都不让砍掉。开发商王大同没有办法，找到王彩铃的丈夫，塞给他六百元钱，说是补偿款。可这男人拿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王大同只好亲自带人来砍树。没想到王彩铃竟然拼了命地抱住树不放。谢素素心想，这个女人是不是想借开发之机多讹点钱？

正在这时候，王彩玲终于被几个男人拖开了。那个王大同甩开膀子，高举板斧，又准备砍向石榴树。谢素素急了，忙大喊一声："住手！"所有人都一愣，停下手来。

此刻，如果谢素素实话实说，这是棵培育盆景的上好原株，这帮粗人肯定不懂；再说，王彩玲为了这棵树连命都不要了，到时候还不得狮子大开口啊？于是谢素素定了定神，说道："这是一棵濒临灭种的树种，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你们砍它是犯法的啊。"她是盆景专家，所以这谎话她撒得脸不红心不跳，"它叫双沟石榴，是三千多万年前就在地球上生长的树种之一，科学界称它为植物的活化石。目前这树种全世界不超过五十棵。"



果然，王大同被谢素素的话唬住。他把板斧扔到一边，举着手机，绕着树拍了一遍，心有不甘地说道："你别瞎忽悠！我这就拿照片找人验证去。你要是敢骗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随后，他便带着

人扬长而去。

难缠钉子户

谢素素这才松了口气，可她心里明白，自己必须在王大同识破她的谎话前，从王彩玲那儿把树买下来。不过这王彩玲似乎也是个难缠的主。无论如何，先把朋友罗也萍拉来再说。于是，她撒腿就往罗家跑去。

一进罗也萍家的门，谢素素就大喊：“也萍，快跟我来！”见罗也萍满眼疑惑，谢素素急道：“你还记得十年前那场大地震吗？我终于找到上好的材料了！”

原来，那场大地震的时候，谢素素和罗也萍都被困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正当她俩绝望地抱头大哭时，却听见了班主任的鼓励声：“不能哭，保存体力，等待救援！”就这样，两个人在班主任的鼓励下又坚持了两天，最后从废墟下被救出来。可班主任却终因体力不支，永远闭上了眼睛。现在的这棵石榴树，由一根枯木护住两根小枝，简直就是为这个题材专门而生的！

听到这个，罗也萍二话没说，跟着谢素素一起找到了王彩玲家。她们一边说明了来意，一边在桌上放了一万元钱。谁知王彩玲瞟了瞟桌子上的钱，却说：“不行。我不会让人移走石榴树的。”

谢素素的到来，吸引了很多人来看热闹。有人劝王彩玲说见好就收吧，可王彩玲只是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谢素素只好再加码，从一万块加到了五万块，那王彩玲还是一声不吭。谢素素见这是个无底洞，长叹一声，准备离开。石榴树虽好，看来是与她无缘了。就在这时，一个醉醺醺的瘸腿男人冲到王彩玲的面前，一把拽住她的头发，大骂起来：“一棵破石榴树给你五万元你都不卖？等哪天老子把你给卖了！”这时，周围的人告诉谢素素，这就是王彩玲的丈夫李大成。谢素素实在看不下去，要打电话报警。李大成一听谢素素要报警，酒吓醒了，连忙求饶。

这时，王彩玲也吓呆了，扑通一声，跪在了谢素素面前。她哀求谢素素放丈夫一马：“你不是要我们那棵石榴树吗？只要你放过我丈夫，你把石榴树移走，我一分钱也不要！”

无价树中情

谢素素没想到有这样的结果，心里一惊，手停了下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时王彩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起了自己的故事。

三年前，李大成还是个建筑工人。虽然收入不高，但一家人日子过得其乐融融。可有一天，李大成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母亲忽然走失了。李大

成心里一急，从高处掉下来，成了瘸子，丢了工作，从此酗起酒来。他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王彩玲一边要照顾丈夫，一边还要找婆婆。可过了那么久，人还没找到，唯一的希望就落在了那棵石榴树上。

这棵石榴树是王彩玲的公公去世前亲手栽的，婆婆虽然老年痴呆，可每到公公的忌辰或者生日，她总要在石榴树下点上三炷香，嘴里念叨几句。

说到这里，王彩玲哀求道："我老公也是心里急，才脾气那么暴躁。再过一个月就是我公公的忌日了，我还指望婆婆能回来呢。她回来了，我家的日子就有盼头了。"



听到这儿，谢素素感到再美的盆景，再大的奖项，都比不上眼下这夫妻俩对生活的盼头重要。她拿出些钱来递给王彩玲夫妻俩，让他们做点小生意，然后离开了小城。

谁知两个月后，王彩玲夫妇竟然敲响了谢素素家的门。原来，小两口用她留下的钱开了个小吃店，生意红火了，日子也好过了，小两口便来找谢素素把钱还了。更令谢素素吃惊的是，他们还带了那棵石榴树！他们说，上次在石榴树边一闹，居然引来了记者，大伙儿一块儿帮忙，在电视上登了寻人启事，没多久，果然有热心人把老太太送回来了。

一年后，这棵石榴树盆景在谢素素的精心培育下成型了。它凝聚了谢素素复杂的感情——有对那场大灾难的记忆、对班主任的感激，还有对王彩玲夫妇孝心的感动。谢素素给它题名为"灾难·爱"，送到了国际园艺博览会参赛，受到了一致好评。

博览会上，有个阿拉伯富商开出天价要买下这株盆景。可谢素素却淡淡一笑，拒绝了。

参赛回国后，谢素素带着盆景直奔王彩玲家，她要把这个份厚礼送给这个重新相聚的幸福家庭。

（题图、插图：谢　颖）



年轻人干工作自然雄心勃勃、热火朝天，但怎么才能干合格了，凭的可不仅仅是雄心勃勃和热火朝天……

合格

□黄宣林



洪佩佩是济世医院的护士，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上级领导培养她，就把她调到打针间，当上了护士长。

谁知，佩佩上任才一星期，打针间就接连收到三封批评信。这一下，佩佩急了，这天专门开了个“通气会”，围绕群众来信，让大家讨论，如何整改，来提高她们的服务质量。

本来，佩佩还有些担心，怕会上没人发言。不料，会议开得异常热烈，带头发言的是位老护士。她说：整个医院就算我们打针间最忙，护士长不表扬表扬，还来批评我们？我们吃力不讨好，不想在打针间干了，把我们调走算了。有的说：打针有什么技术？不就是把针头戳进血管吗？有种人年纪大了，血管瘪了，针头戳不进去，能怪我们吗？还有的说：针头戳进了血管，血管都被戳破了，能不痛吗？这不是技术问题。病人来打针，就应该有忍痛的思想准备。他们喊痛，我们解释几句，就说我们凶，这公平吗？

这下倒好，“通气会”开成了“出气会”。散会后，佩佩非常郁闷。就在这时，手机嘀嘀响了，是她男朋友王立民打来的，说他感冒发烧了，现在变成了肺炎，正在崇仁医院打吊针呢。佩佩一听，头就大了，正要责怪他为什么不到自己医院里来，那边的电话却挂了。

听王立民说话有气无力的，佩佩顾不上许多，拦下出租车，急匆匆赶往崇仁医院。

崇仁医院的打针间非常拥挤，王立民坐在靠窗的座位。座位前，放了

只专放药品的空纸箱，他把两条腿搁在纸箱上，半躺半坐。

这时，佩佩一头冲了进来，见王立民嘴里哼着小调，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她气就不打一处来，骂道：“王立民，这输液位子都是面对面的，当中空出来的弄堂，是给护士巡针留的。这弄堂本来就不宽畅，你还放了个纸箱来搁脚，你叫护士怎么走路？把纸箱拿走，要舒服回家去。亏你还是个卫生局干部呢！”

这时，崇仁医院的护士长正巧巡针路过，她拍拍佩佩的肩头，说：“小



姐，这位先生得了肺炎，吊抗菌素得两个小时。他的下肢患有静脉曲张，让他双脚垂地坐两小时，静脉曲张，会使他的小腿又胀又痛。所以，我们医院把装药的纸箱，改装成搁脚凳，是专门为静脉曲张病人准备的。”

佩佩一点也不买账，争辩道：“输液座位的弄堂，是留给护士巡针用的，放上这么一个搁脚凳，护士来回巡针就不方便了。”

“是有些不方便，但是，病人的病情需要，永远是第一位的！”

佩佩听了心头一震：护士的护理条例，就是根据病人的病情需要来制订的。我们经常在说这句话，却没有像她那样把“病人需要”落实在搁脚凳上。同样是护士长，自己在她面前，就像脱了高跟鞋，矮了一截。好半天，她还没回过神来。

王立民在一旁却开了腔，笑嘻嘻地说：“这里的护士技术可好了，不管老人、小孩来吊针，都是一针成功，不让病人吃二遍苦。不像有的医院，护士戳了人家三针，还没把针头戳进血管。非但没有一句道歉话，还凶巴巴地训斥人家。”说完，故意拿眼睛瞟了一下佩佩。

佩佩听了，嘴上却不服气：“你啊，人家给了你个搁脚凳，你就把人家捧上了天。”

“你别不信，要不然我为啥不上你们医院，舍近求远，乘了车子来这



里吊针？”王立民说话时有点激动，把手一扬，佩佩发现他吊针的左手，缠着厚厚一层白布，忙说：“哎哎，你别动，你还说她们打针技术好，你打针的手，怎么缠上纱布了？”

“这哪是纱布！你看看清楚，这是手套！”

“手套？”

原来，吊针时手指全部裸露在外，冷嗖嗖的。血液循环一不通畅了，手指也跟着凉了，肯定要影响药物的输送效果。所以，崇仁医院的护士为了给病人的手指保暖，专门设计了一种手套，既套住手指、手背，又保证针头、输液管不会走动。常言道：十指连心。手套暖和了手指，也暖和了病人的心啊。

这时，一位年轻妈妈，抱了婴儿来吊针。就在王立民旁边的座位坐下，一位护士拿了药瓶、针筒，跟着她走了过来。核对了注射单上的姓名、药名、剂量，护士拿起针筒，就在小朋友的脑门上扎了下去。

那位护士的动作真够利索，眼睛一眨，已经把针头扎进了血管，名不虚传，“一针成功”。

护士小姐打完针，掏出一个布做的头箍，像箍桶一样箍在那个小朋友的头上，佩佩见了好生奇怪：“这是什么玩意儿？”

年轻妈妈说：“小朋友都比较好动，为了防止针头滑出来，别家医院都是用橡皮胶来固定，左一道，右一道，贴得孩子满头都是。等输液完毕拔针时，要揭这么多的橡皮胶，难免会把孩子的头发一起拔下，孩子哭，家长心里痛。这里的护士长，她专门设计了这个‘鸳鸯扣’来固定针头，防止滑出，避免孩子吃两遍苦。我就是冲着她们医院的‘鸳鸯扣’，特地打车过来的。”

真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佩佩看到了“鸳鸯扣”，她打心眼里佩服这里的护士长。

这时，王立民的药水吊光了，他让佩佩帮他拔下针头，准备回家吃饭。不料，佩佩给他拔了针，要他坐在位子上别走开。

王立民问道：“你要做什么？”佩佩说，她要找这里的护士长，确定一个时间，带上她们打针间的护士，来这里取经学习。王立民闻言，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王立民听说佩佩接连收到三封批评信，非常着急。佩佩是新提拔的护士长，她不仅缺少打针间的实践，更缺少管理的经验。为此，王立民利用自己在卫生局工作之便，查阅了各家医院打针间的先进材料，发现崇仁医院是区卫生局的“静脉注射培训基地”，他就去实地考察了。

谁知，他早出晚归受了风寒，发了高烧变成了肺炎。医生要他吊针，他干脆就选在崇仁医院，今天，他是



有意要请佩佩来看一看，耳闻是虚，眼见为实，现在听说佩佩要带她们医院的护士来这里学习，自己的辛苦总算没白费……想到此，他兴冲冲地说：“这里的护士长叫秦一珍，我认识，我跟你一起去。”

十二点整，除了值班护士外，其他护士都休息了。王立民跟在佩佩后面，轻轻地推开了她们休息室的门，护士们围着桌子正在吃饭。

护士长秦一珍却在布置任务：“下午，有四位实习生要上岗，她们在模拟血管上扎针的成绩很优秀，上岗



后，就要为病人扎针了。按我们的规矩，给病人扎针前的第一针，必须在自己身上试针——”

不料，秦一珍话音未落，只见四个护士“霍”地站了起来，齐刷刷地卷起各自的衣袖，很明显，她们的手臂上都留下了好几个针眼。秦一珍也看到了，她话锋一转：“你们都在自己身上试过针了，那就进入最后一道考试，及格了就上岗。”只见秦一珍也捋起了袖子，伸出雪白雪白的手臂，“来吧，在我手臂上试针，我不满意，就不能上岗。”

佩佩看到这里，悄悄地从护士休息室里退了出来，对王立民说：“我改变主意了，不急着带姐妹们来这里取经学习。”

王立民吃惊地问：“为什么？”

“同样是护士长，人家是怎么带兵的？要学习她们，先要从我这个护士长学起，有了合格的护士长，才会有合格的护士！”

王立民非常欣慰地点点头。突然，他挽住佩佩的肩膀，轻声地问：“佩佩，作为你的男朋友，我合格不合格呢？”

“合格！”她轻抚着王立民的脸颊，“这就是你的合格证书，我给你盖个章！”说完，在他的脸上轻轻地亲了一下……

（**题图、插图**：杨宏富）

（本栏目欢迎来稿，详情请见p66）



·海外故事·



与英雄葬在一起

□曹钢

冒险营救

鲁特是法国一个并不起眼的小镇，二战开战不久就被德国人占领了。德国人把小镇弄得鸡犬不宁，居民们都恨得牙痒痒。

这天清晨，镇子不远处响起一阵巨大的飞机轰鸣声和炮火声。镇长一下子惊醒了，他从床上跳起来，等枪炮声停止了，便开门要去看个究竟。这时，一辆马车急匆匆奔了过来，还没停稳，马车夫莫克就慌慌张张跳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救人，盟军飞行员，在车上，伤得厉害……"

镇长赶紧跳上车，拨开厚厚的干草，见里头果然躺着个盟军飞行员，浑身是血，已经昏死过去。莫克说，自己一大早正准备给镇上的旅馆送干草，谁知回来路上竟遇到了激烈的空战，惊慌之中他赶着马车躲进了丛林里，结果竟发现了这个飞行员。

这时，镇长已经从飞行员的口袋里找到了证件，一看，原来这小伙子叫乔治，还是个法国人！镇长无比激动，但他也明白，要不了多久，德国人就会搜过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伤员藏好，再把人救活。于是，他迅速用干草将飞行员重新掩盖好，决定把他送到镇里唯一的修道院去。那儿有个祈祷用的密室，而且院长珍妮还会一些急救知识。

于是，镇长和莫克快马加鞭赶到修道院。开门的是修道院的贝拉大妈，她见来了个血肉模糊的伤员，不停地在胸口画十字。珍妮院长立即对飞行员进行了简单的检查，望着满脸污血仍在昏迷中的病人，她担忧地说："他的伤很重，但是我们的条件非

常有限，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自己的意志了。”正在这时，有人跑来报告：“不好，德国鬼子往这边来了！”珍妮院长赶紧吩咐贝拉大妈把飞行员藏到密室里去。镇长猛地想起院子里还有马车没有处理，于是领着莫克，和珍妮院长走向门外。

生死抉择

还没等镇长和莫克驾车离开，德国人的卡车就堵在了修道院门口。下车的军官是个空军少校，大伙儿紧张得心怦怦直跳。

那德国少校好像很有风度，他轻吻了一下珍妮院长的手，才缓缓开口道：“刚才有一架飞机被我们击落，飞行员肯定受伤了，可就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各位有谁看见过他吗？”



镇长强压住心里的紧张，答道：“我们没看见过什么飞行员。”

那德国少校听了，径直向镇长走过来，面无表情地盯着他足足一分钟，冷笑一声，用枪口指着镇长问道：“那么镇长先生，请问您和这位马夫先生一大早跑到修道院来做什么？”

这时，珍妮院长走上前来，从容答道：“少校，修道院最近需要些干草，我托镇长找个马夫给我运一些来。这不，他们正卸好车准备离开。”少校听了，竟然走到马车旁拨弄起来。不多会儿，他夹起一根染着血的干草问：“那么这又是什么？”说完，他用枪顶着马夫莫克的脑袋喝道，“我劝你们还是老实点，我数三下，不交人，他就得死。”

一句“一二三”之后，只听“砰”的一声枪响，莫克倒在血泊中。在场所有的人都吓得惊叫起来，乱作一团。这时，一个修女一步上前，揪住德国少校的领子，大骂开来。“砰”的一声枪响，那修女也倒下了。霎时间，整个修道院一片死寂，只听那少校冷笑道：“只要有人把飞行员交出来，你们现在就可以回家了。不交的话，跟他们一个下场。”接着，他便走向镇长。正当所有人都为镇长捏着一把汗时，只听人群背后传来一句“住手！”

大伙儿转过身去，发现喊话的竟是贝拉大妈。她不知何时已经从密室里出来，蹒跚地走到德军少校面前，





浑身发抖，说道："人是我救的，我知道你们要找的飞行员在哪里，但你要说话算话，放过其他人。"

德国少校大喜过望，示意手下把人质全部放走。镇长狠狠地瞪了一眼贝拉大妈，带着人们离开了修道院。眼看着贝拉大妈领着德国人往楼里走，珍妮院长猛扑上去，给了她两记响亮的耳光，可这也无济于事了。

很快，受伤的飞行员给德军抬上了卡车，珍妮院长只能在一边眼睁睁地目送他离开，心里充满了懊恼。当德国人抬着担架经过她时，珍妮看见飞行员仿佛用尽力气，把嘴角微微上扬，像是要安慰她一样。霎时间，珍妮院长的眼里满是泪水，反而感到更加愧疚。

功过是非

飞行员被带走了，贝拉大妈也知道自己不能再待下去，她对着珍妮院长深深鞠了一躬，准备离开。可珍妮却把她的行李摔到地上，向她啐了一口，骂道："你这个无耻的老太婆，早知今日，我当初就不该收留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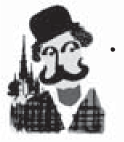
原来，一年前的冬天，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贝拉大妈随着逃难的人群来到鲁特镇。珍妮院长可怜她年事已高，就留她在修道院做些杂活。贝拉大妈干活卖力，和大家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可谁知今天，她为了活命，竟然会做出如此可耻的事情。

贝拉大妈也没再多说什么，收拾好散落的行李，默默走出了修道院。

很快，从德国人的军营里传来了噩耗：那飞行员英勇不屈，没有透露一点情报，被德国人残忍地杀害了，埋在了小镇东边的树林里。大伙儿听了，都自发地到小树林去为他祈祷、献花。

这时，人们发现贝拉大妈也远远跟在人群后面。大家唾弃道："以为现在献个花就能赎罪吗？呸！"贝拉只好黯然消失，再也没回来过。后来，有人听说她被抓去给德国人做饭，大伙儿听了都恨得直跺脚。

接下来的日子里，德国人打仗吃紧，开始限制民用煤油。天气越来越冷，眼看镇上的一些老人孩子熬不过这个冬天了。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贝拉大妈偷偷敲开了镇长家的门，还带来了一桶煤油！原来，



她料到这个冬天大家的日子不好过，就趁着给德国人烧饭的机会，在军营里偷攒了些煤油给大家送过来。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小镇上的人们一边接受着贝拉冒着生命危险偷来的煤油，一边在议论着她从前的“无耻行为”。渐渐的，人们也不太提起树林里的那个飞行员了，可小树林里的那个墓地上，却一直都有人送来鲜花。

然而，“胆大包天”的贝拉大妈还是栽了，这一次不是因为偷煤油，而是因为她伺机破坏机场的军用设备，让一队德军士兵乘坐的卡车翻进了沟里。很快德国人就把她查了出来，小镇的人们不禁为她捏了一把汗。

气急败坏的德国人把贝拉抓起来，为了杀一儆百，德国人没有马上处死她，而是下令将她绑在飞机上，又驾着飞机上了天。

那一天，飞机在小镇上空盘旋了一圈又一圈，居民们都抬头望着天空，眼里满是同情和崇敬，就连珍妮院长也在胸前划起了十字。

傍晚，可怜的贝拉大妈终于从飞机上被放下来。这时，她已经奄奄一息，德军士兵料定她必死无疑，就把她拖到大街上任其自生自灭。趁着黑夜的掩护，镇长带着人把她救回了修道院。

修女们开始为贝拉大妈做最后的祈祷。珍妮院长忍着泪水说：“虽然上天仍然不能原谅你的过错，但是此刻我愿意帮你达成最后的愿望。”

贝拉大妈平静地环视着屋子里的人们，她缓缓地说：“请把我、把我和那个飞行员葬在一起……”

这个要求让大家有些不知所措，屋内沉默了。珍妮院长为难的说：“也许你是想去天堂向英雄谢罪，可是从感情上讲……”

珍妮院长还没说完，便注意到老人的手伸到了衣服里，似乎在找什么东西。接着，老人拿出一个包裹好的手绢交到镇长的手上，镇长打开手绢，里面是一张皱了的照片。

镇长打量着照片和躺在床上的贝拉大妈，脸上满是痛苦和悔恨的神情，他把照片交给珍妮院长。

珍妮院长好奇地接过照片，上头是贝拉大妈和一位飞行员的合影，英俊潇洒的小伙子靠在老人的身边，两人笑得是那样开心。照片的背面有一行字：我们的骄傲——罗伯特·乔治。

贝拉大妈用尽最后气力，说：“他是我唯一孩子，他在地下室苏醒过来的那一刻，我们都认出了对方，他不愿让无辜的人受到牵连，可是又没办法自己走出来……”

贝拉大妈没有说完便静静地离开了人世，珍妮院长和大伙儿都哭成了泪人，他们按照老人的遗愿，将她和她的儿子乔治安葬在了一起。

（**题图、插图**：佐　夫）



瑞府朱虱案

□李　谦

调包案

康熙年间，京城发生了一起案子。有一个守御所千总叫文涛的，他成亲不过一个月，就发现新娘被人调包了，于是一纸文书把岳父瑞六给告了。

接案子的是顺天府尹吴令休，他立刻传来瑞六询问，可瑞六一口咬定，新娘就是自己的女儿！

但是文涛的状子说得清清楚楚：新娘瑞小姐的两眼正中间，长了一颗朱砂痣，算命的说这颗痣叫“眉里珠”，是天生的贵夫人命。不幸的是，文家和瑞家结亲后，瑞六因受鳌拜之累，下了大狱。看到瑞家败落了，文家就想悔婚，但文涛死活不肯答应，最终还是和瑞小姐结了婚。奇怪的是：瑞小姐过门时带的不是从小跟着的仆妇金花，却是一个丫环叫宝珠。更令人震惊的是：文涛发现瑞小姐的“眉里珠”是用朱笔画出来的！文涛十二岁的时候去过瑞府，见过瑞小姐一面。六年多过去，这嫁过来的新娘子模样虽没大改，但从前的满腹才情却不见了。文涛越想疑点越多，于是认定岳家玩了掉包计，嫁过来的根本不是瑞小姐！

因只有一面之词，顺天府尹吴令休也只好不了了之。

文涛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穿过花园时他随手拨开茂密的枝叶，只觉得手背刺痛了一下，见一只朱红色的小虫子叮在手背上，他顺手甩掉虫子，身后却传来一声女子的惊叫：“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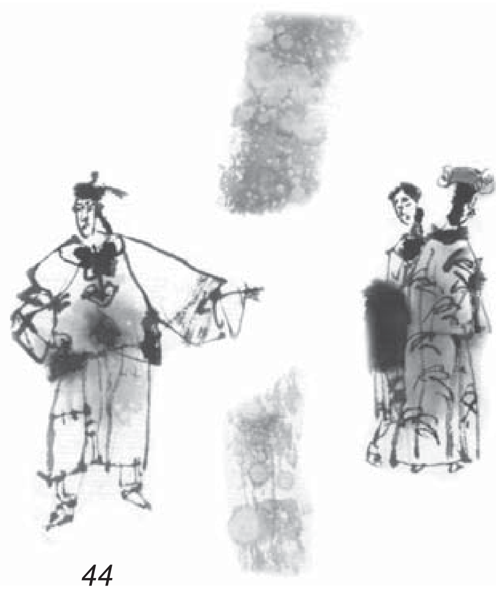
爷等等！”文涛一回头，却是陪嫁过来的丫头宝珠。宝珠袅袅婷婷跑过来，见文涛被虫咬，脸色大变，顾不得解释，抓住文涛的手，吮吸起那个流血的伤口来！

好半天，宝珠才停了下来，她抬起头，一边擦去嘴角的血迹，一边说：“放了血就不会有事了，好险！”

文涛觉得甚是奇怪，苦笑着说：“不就是一个小虫子嘛，你干吗这么紧张？”

宝珠摇摇头，眼眶忽然红了：“老爷有所不知，我和亲娘原先都被这红虫子咬过，我侥幸活命，可我娘却中毒死了。”

有了这次接触，文涛开始注意起宝珠，这宝珠虽是个汉女丫环，却是瑞小姐从小的伴读，两人的感情很亲密。宝珠虽说相貌有些丑，却能诗能画，善解人意，把文家老老少少都伺候得很周到。不久文涛有意收她做妾，瑞小姐倒是没反对，可老夫人说自古贤妻美妾，宝珠性格没的说，就是模样不行。



朱虱案

文涛和瑞家的来往本来不多，经过上次对簿公堂的事后更不走动了，可这一天瑞家却来人禀告，说瑞小姐的继母死了，而且死状奇特，已经上报顺天府了。

文涛夫妻赶紧带着宝珠奔丧，正好碰到吴令休来办案。此刻，那老夫人躺在床上，露在外面的皮肤紫黑溃烂，看着说不出的可怕。屋子里到处是郁郁葱葱的花草，花香扑鼻。

吴令休询问老夫人发病的经过。瑞六悲伤地说：“两天前她让一种红虫子咬了，开始说是身上痛痒，后来找了郎中过来开药，谁想药还没吃完，人就不行了！”

吴令休皱紧了眉头，说：“这样的情形我见过，起因是一种叫朱虱的小虫子。这种虫子闻香就扑，你这屋里到处是香花，自然容易招虫子。可被朱虱咬伤丧命的人却极少，你夫人死得有点不同寻常。”

瑞六忽然跪下来磕头：“大人，我第一个夫人也是这样死的，我和女儿



也被这虫咬过。不知为何单单我家人爱招惹这虫子？还请大人明断啊！”

吴令休也在奇怪，这时，宝珠指着老夫人的脸一声尖叫，原来从老夫人的耳朵里爬出一只朱虱！吴令休心里一凛，隔着手帕轻轻捉住它，仔细一看，暗自心惊，这只朱虱看上去肥硕健壮，比平常的虫子大了三四倍，难怪毒性这么强烈！

吴令休想起传说中朱虱的习性，便要了一根细针，刺瞎了那只朱虱的双眼，然后把它放在了地上。那朱虱蒙头蒙脑地转了一会圈子，就钻进西北的墙角落里。

吴令休跑步来到隔壁房屋，一进屋又闻到扑鼻的浓香，还夹杂着微微的酒气。他紧盯着角落，很快，那只朱虱从墙角冒出了头，钻进了床角一个种满紫桂花的大木桶。

吴令休命人把紫桂花拔下来，一股腥臭味立刻扑鼻而来，只见花下埋着一只大个的死海龟，上头爬满了密密麻麻的红色朱虱，这些小虫见了光就四处爬起来，众人惊叫着纷纷闪躲。吴令休笑道：“不用怕，这种虫子是不会胡乱咬人的！”

吴令休一问才知道，这间屋子主人是瑞家仆妇金花。他一转头问金花：“这棵紫桂是你种的？”

这时宝珠开口说：“金花喜欢养花，我记得这棵紫桂有十几年了。”

那金花像是给这阵势吓坏了，哆嗦着回答：“紫桂是夫人让养的。海龟死了，我把它埋在花盆里沤烂了做花肥，我哪知道它会生虫子啊！”这话听上去也有理，可吴令休却一声冷笑，捻起一只朱虱大声说道：“这朱虱是腐烂的海物所生，养大以后本身虽有毒性，却也不能致命，尤其不会反噬主人。不过如果用酒泡过，就会变得好勇斗狠，毒性也猛烈了数倍，一旦遇上适合体质的人，就会致人惨死了！你们没闻到这只朱虱上有酒气吗，是因为有人浇花时水里掺了酒！”

一旁的瑞六惊呆了，问道：“那为什么朱虱只咬我夫人？”

吴令休又是一声冷笑：“你们注意没有，你夫人的被子上，衣服上，甚至沐浴的大桶里，都熏了紫桂的浓香，这就是朱虱只咬她的原因了！”

瑞六在一旁听得脸色铁青，忽然扑上去抓着金花的肩膀摇晃着：“你这个贱人！我先前的夫人也是你害死的，是不是？”

金花忽然尖声笑起来：“是！鳌拜是害死我全家的大仇人！你跟着他也没少干坏事，你们还逼着我当奴才，平日打骂我是家常便饭，我要报仇！哈哈，可惜你和你闺女体质不合，咬不死啊！”

说到这，金花忽然转身一指瑞六，对吴令休喊着：“大人，民女有大案报官，别看他家瞒天过海，可我早

就发现疑点了！就是他，他瑞六犯了欺君之罪，他家闺女……”

没等金花说完，瑞六已经扑上去，两手死死掐住她的喉咙，金花拼命挣扎，忽然甩动双手，她袖子里爬出好多朱虱，都爬到了瑞六的身上。一直哭泣的宝珠一声惊叫，扑上去用帕子扑打那些朱虱。见情况突变，吴令休忙令衙差阻止，可已经晚了，瑞六武将出身，手劲何等的大，金花蹬了几下脚，就伸着舌头死去了。



案中案

吴令休皱着眉头，死无对证，金花说的大案是什么？他看看一旁站立不动的瑞小姐，再看看眼睛哭得红肿的宝珠，突然喝问道：“姑娘，她又不是你亲娘，你怎么哭得如此伤心？”丫环宝珠张口就答：“是她把我养大的啊！”

屋里的人都愣了，原来吴令休是用满语问的，情急之下，宝珠脱口而出的也是满语，说完才察觉不对，而那瑞六已经老脸煞白，跪了下去。

一旁的文涛惊得目瞪口呆，道：“这是怎么回事？”

吴令休呵呵一笑，说道：“文千总，听老夫给你讲一个故事你就明白了……”

早年，有一个姓瑞的满族贵胄之家，他们有一个独生女儿，许配给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夫婿。当时满人刚刚坐稳龙廷，对汉人的一切都着迷效仿，贵族男人尤其迷恋女人的小脚。瑞家继母疼爱女儿，在仆妇的蛊惑下逼着女儿缠足。

此时一家之主因为犯了事关在大牢，等到他出狱，女儿的小脚已经裹成，女婿家也来要求成亲了。一家之主大惊失色，因为清朝开国几代帝王对裹足害人之风深恶痛绝，一再严令禁止本族妇女缠足，当今皇上更是几



次下诏，满人纵容妻女缠足的，父兄要处以极刑……

文涛听出来了话外音，不由地颤抖着问：“大人的意思是，嫁给我的果然不是我的发妻？宝珠……宝珠才是？我岳父为了怕裹足的事暴露，才使人代嫁？”

吴令休笑道：“我也只是猜测，你母亲一直打算悔婚另娶，这也是你岳父担忧惧怕的由来吧。你没注意吗？宝珠眉心间有一小块疤痕，想来是为了瞒天过海，除掉那颗‘眉里珠’落下的了！现在眼看自己的老父亲有了危难，做女儿的情急之下，才会暴露父女天性啊！”

此刻宝珠已是泪流满面，哽咽着说出了实情。

原来金花进瑞家，趁着瑞六下了大狱，就不断蛊惑继母为宝珠缠足。继母本来就迷恋女人的小脚，被金花一番游说就动了心，给宝珠缠了足。后来，瑞六被皇上大赦，他回到家发现此事已经覆水难收了。瑞六生怕自己罪上加罪，不敢把女儿嫁到文家去了。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出了一个移花接木的计策。他想让女儿悄悄地远嫁外乡，又找到一个跟女儿容貌相似的远房侄女代替出嫁。代替出嫁的事，一说即成，而让宝珠悄悄远嫁外乡的事，宝珠怎么也不答应，居然以死抗争，没办法，瑞六才答应宝珠以丫环的身份陪嫁过来。

听完这一切，文涛还是半信半疑，他仔细地看着宝珠，然后问：“可你……你又为什么改变了模样？”

宝珠泪如雨下，说：“少年时匆匆一见，我已经认定你是我今生的依靠。为了不牵连父亲，我……我天天只能把自己弄成丑陋的样子，虽然你从不肯多看我一眼，可只要天天能看见你服侍你，我就是隐姓埋名做一辈子下人，也心甘情愿……”

文涛再也忍不住，拥着宝珠痛哭起来。

吴令休十分感慨，他当即把案子如实奏明了皇上，宝珠的重情守义让皇上既感动又佩服，连连称赞这位本族奇女子。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金花和那位继母，现在两人都已经死了，而瑞六并不知情，情急之下杀死仆妇也不算重罪，于是申斥了瑞六一番，又赐给宝珠很多厚礼，让她恢复身份，做了文涛的正室夫人。

谕旨传来，一家人喜极而泣，文老夫人看宝珠给自家争足了面子，也高兴起来，张罗着要大摆筵席办婚事，宝珠做的第一件事却是拿出剪刀去剪掉裹脚布，又对着那双已经裹伤了的小脚发愁。这时，文涛在一旁动情地说：“其实无论是丑陋还是美貌，和你对我这份真情比起来，那实在是微不足道啊！”

（**题图、插图**：黄全昌）



充足理由

一个考古队发掘了一个汉墓，专家们立刻开会讨论，这座汉墓的墓主人究竟是谁？

汉墓的规模非常庞大，里边的石砖画像代表了东汉的最高水平，种种迹象表明，这是当时一位达官贵人的墓葬。但是由于墓中没有墓志铭，陪葬品又大多被盗，故无法证明墓主人的身份。

这时，有一个张教授站了起来，发表意见说这座墓是某位著名军事家父亲的墓葬，接着他又举出了自己的几条理由。

因为张教授的推断合理，理由相对充分，马上有一些专家同意他的推断。但是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说经过推算，这座汉墓至少需要年俸二千石才可能修建成，而那位军事家的父亲当时只是个郡丞，年俸只有六百石，他是没有如此财力修建这样高规格墓葬的。



眼看讨论又要陷入僵局，张教授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镇长，年薪只有四万块，也没有第二职业，他却想拥有一辆价值六十万的轿车，还有一栋价值过百万的别墅，你们说可行吗？”众人都纷纷摇头，说收入和支出该成正比，所以这是不可能的。张教授说：“是呀，在别人看来，他是白日做梦，因为只靠这位镇长的死工资，他就算不吃不喝，也要攒上四十年才能拥有那两样。但是没过三年，他不光拥有了这两样，银行里还有上百万存款，你们说其中玄机何在？”

于是那些怀疑他的专家们又经过再三论证，终于同意了张教授的说法。

所以，当你在一件事情上无法说服他人时，不妨换一件事情引导他们思考。触类旁通，没准反倒能找到出路。（**作者**：王祥英）

劝架的艺术

有个人是个热心肠。一天晚上他正想睡觉，却听见楼上传来“乒乒乓乓”的争执声。这个热心肠心想，楼上小夫妻也是熟人，我该去劝劝，于是上楼敲了门。他进门一看，果然



是小两口吵架了，几个玻璃杯已经碎了一地。那老婆嘴上还在说："有本事你砸饮水机呀！砸几个杯子算什么英雄？"热心肠一听马上劝那丈夫说："你要冷静啊，饮水机少说也要几百块，砸不得。"那丈夫一愣，他老婆来了句："没胆子了吧？"只听"噼里啪啦"，饮水机顿时散架。

那老婆眼更红了，说道："有种你砸电视啊！"那热心肠听了急了，赶紧抱住那丈夫说："电视机少说好几千块，你可千万别砸啊！"只听那丈夫吼道："你以为我不敢啊！"那老婆回嘴："砸啊！光说不干有什么用？"

只见那丈夫呼的就是一拳，电视机屏幕霎时破了个大窟窿。热心肠一看情况不对，赶紧逃之夭夭。

第二天，热心肠出门看见楼上小两口竟然有说有笑地出门了。他便赶紧上去打招呼："二位早啊，和好啦？"只见那小两口不仅没笑脸，反而白了他一眼走了。

热心肠怎么都没想通为啥。过了好些日子，他才从两家共同的熟人那里听说，楼上的丈夫埋怨他："楼下的真是冤枉佬，劝架就劝呗，非得跟我说什么东西值多少钱，让我骑虎难下啊。男人都爱面子，以往我跟老婆吵架，也就摔两个杯子，这回他一劝，我的饮水机、电视机都给砸光了，弄得我把肠子都悔青了。"

（**作者**：周国勇）

为什么成功

某地建了一座摩天楼，投资方开出天价，请一个著名艺术家为大楼设计一件不朽作品，并请他先做一个模型。

不久，模型送到，大家都为之深深折服。可一个风水先生却说，它的一个细节会破坏大楼的风水，影响招商运营。老板们担心收益，便找来艺术家，希望他能按照风水先生的建议，做一些细节改动。他们相信艺术家会欣然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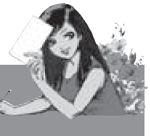
没想到，老板们软硬皆施，艺术家还是坚信自己的设计完美无缺，断然拒绝改动，会谈还是破裂了。

最后，艺术家起身离开，可走了几步，他忽然停下来，转身问道："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能成为一名知名的艺术家吗？"老板们面面相觑，只听他淡淡一笑，道，"因为我可以穷。"

"因为我可以穷"——真正的成功，不是一个人可以做什么，而是可以不做什么。

（**作者**：耿景辉；**推荐者**：郝景田）

（**本栏插图**：安玉民　梁　丽）



学写作文，从读故事开始

月光宝盒

□袁　莉



钱老板和王老板是邻居，两人开的小工厂一墙之隔，两个小厂都加工口香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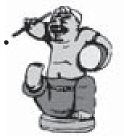
钱老板胆子大，人称“螃蟹夹”。王老板胆子小，钱老板干什么，他就跟着干什么；钱老板怎么干，他就学着怎么干，人称“跟屁虫”！

这天一早，王老板刚上班，老婆就急火火跑来汇报，说是成品车间今早一点数，少了一整箱口香糖。平时有的工人隔三差五、顺手拿个一瓶两瓶的，回家给孩子吃也常有，王老板也就没太当回事。这次，一下子丢了一整箱，这就不是拿，变成偷了，问题很严重。王老板很生气，决心把小偷揪出来。

考虑到近来招个人不容易，王老板只在暗地里调查，他让人买来监视探头，偷偷装在车间里。可没过了几天，老婆又一大早跑来汇报，说又丢了一整箱！

王老板气得在院子里转圈圈，也没想出好办法来。他忽然想起了钱老板，过去一看，钱老板正悠闲自在地喝功夫茶呢！见是王老板，钱老板忙招呼他一起喝茶。一杯落肚，王老板就把苦水倒了出来，钱老板一听，呵呵一笑：“这事，以前我也遇上过，后来，我想了个招，就没人敢偷了！”王老板赶紧觍着个脸取经。

钱老板深吸一口烟，说：“我弄了个月光宝盒，用文化人的词儿，就是老板信箱；用咱老土话讲，就是举报箱！”王老板有点不大信，这个东西真管用？钱老板又浅酌一口茶，慢悠悠地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想抓住小偷，也需设个小奖，奖励一下举



报人，俗话说无利不早起嘛！”

取回真经，王老板乐颠颠跑进车间，在墙上装了个大大的举报箱，用红笔写上“有奖举报”四个大字，宣布举报小偷证实后，一次奖励100元。过了几天，厂里又丢了一整箱。这回，王老板没生气，心想，抓小偷的机会总算来了，他不慌不忙来到车间，掏出钥匙，打开举报箱，一看，啥也没有。王老板转念一想，再等等看吧！三五天后，王老板发现举报箱还是空空的，可厂里又丢了一整箱口香糖。王老板感觉不对劲了！这招不管用，难道钱老板是在忽悠自己？

王老板只好再次登门讨教。他先去钱老板的车间里转了一圈，找了好半天，也没找到钱老板的“月光宝盒”。王老板忿忿不平地找到钱老板：“好嘛，你这不是忽悠人吗？”

钱老板像忽然想起了什么，忙问：“王老板，你把举报箱放哪了？”王老板反问道：“这还用说？放车间里了呗！”钱老板哈哈大笑：“放车间里，谁还敢举报啊？要是被人发现，还不给打个半死啊？为了100元，值得吗？”王老板一听，是这么个理。但不放车间放哪儿？

钱老板神秘一笑，说：“既然叫月光宝盒，一定是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喽！你猜猜看？”王老板呆想了半天，也没猜出来，钱老板只好自揭谜底：“厕所！”王老板恍然大悟，连连叫好，还特地把钱老板拉到大酒店大吃了一顿！

王老板回去后，立刻把“月光宝盒”转移进厕所。这招果然奏效，没过几天，王老板就在举报箱里收到一封信，里面只有四个字：“门卫是贼”。王老板眉头一皱，话说这门卫可是王老板的小表弟，他想要几盒口香糖可以明着要啊，我又不是不给，犯不着这样做啊？

王老板决定诈一诈小表弟，便把他喊到办公室。王老板瞪大眼质问：



“你小子，我对得起你吧？跟我玩起花样来了！你老实说，那些口香糖是不是你拿了？”王老板没舍得用“偷”这个字眼，怕万一不是，伤了兄弟和气。小表弟一见这架势，慌神了，耷拉个脑袋，嘟囔着：“我，我，最近手头有点紧！”一听这话，王老板眼珠子立马瞪圆了：“咋？真是你小子干的啊？”见状，小表弟抹起了眼泪，撅着个嘴说：“我，我最近交了个……女朋友，你给的那点零花钱不够花了！这才……”原来，这个小表弟是个“月光族”，大



姑嘱咐王老板每月只给他开一小部分工资，其余的存银行，留着好给他娶个媳妇儿。

王老板火气消了一些，问道：“那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偷的吧？”小表弟只好从实招来：“我串通了车间里的几个工人，他们上夜班的时候，就偷偷揣兜里一瓶，趁上厕所的空，送到传达室来，我再装箱运走。我可没那么贪心，每次只攒够一箱，成箱的好卖，够花就行！”王老板一下子全明白了，难怪监视器没啥用啊！原来是跟我玩蚂蚁搬家的游戏啊！

王老板又问：“那么，你老实跟我说，你串通的那几个人都是谁？”小表弟眼珠子滴溜溜转了几圈，觉得纸包不住火了，只好全交代了，也算将功赎罪！王老板没多想，就气冲冲下令，所有涉案人员每人重罚五百。王老板没想到，这令一下，还没执行，那些人全辞职不干了。王老板这才从梦中惊醒，现在正闹民工荒，招一个人多难啊！如今，又是生产旺季，订单很满，万一不能按时交货，以后生意就难做了！王老板惊出一头冷汗！

这天，王老板正为招不到新工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忽然，他远远看到那些辞职的工人又都回来了，王老板以为他们回心转意了，匆忙满脸堆笑出门迎接。没想到，那些人竟装作没看见，连个招呼也不打，全拐到钱老板厂里去了。王老板一怔，赶紧



跟在后面追，他见钱老板正站在院子里，脸立刻拉长了：“你，你这不是挖墙脚吗？”

钱老板赶紧打哈哈：“王老板，别误会！这些人是我的办公室主任给弄来的。我今早才知道是你的人，要早知道我绝对一个不要！”

话说到这个份上，王老板反而不好再说什么，他突然想起，问：“有一点，我不太明白！过去，你是如何处理这些人的？为啥我这一罚，他们就都跑了呢？”钱老板笑着说：“你没问，我也就忘了说。举报箱为啥叫月光宝盒，而不叫阳光宝盒呢？因为月光在暗处，阳光在明处。我拿到举报信后，都是暗箱操作的！”王老板一惊：“啥意思？”钱老板说：“暗箱操作就是私下解决，偷偷地罚，不让外人知道。人都是爱面子的，我给他们留足面子，他们下次还好意思再偷吗？人心换人心嘛！”

王老板悻悻地走了，而钱老板却喜不自禁。原来，钱老板早就想教训一下这个跟屁虫了。本来要是他好好跟着干也就算了，可竟还跟自己拼价格、抢客户。这个行当本来就利比纸薄，经他一折腾，根本就赚不到几个钱。钱老板这招还真管用，王老板的很多工人后来都跑到他那里了。

（**题图、插图**：刘斌昆）

·本刊信息传真·

故事会·新浪 微故事大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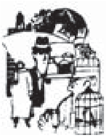
4月征集主题：爱的故事

《故事会》杂志和新浪微博（weibo.com）联合主办微故事大赛已经进入了第二年，感谢所有参与者的支持！今年，微故事大赛将继续进行，基本规则不变，出题方式则有所不同，从去年的一个词语，改为设定故事的主题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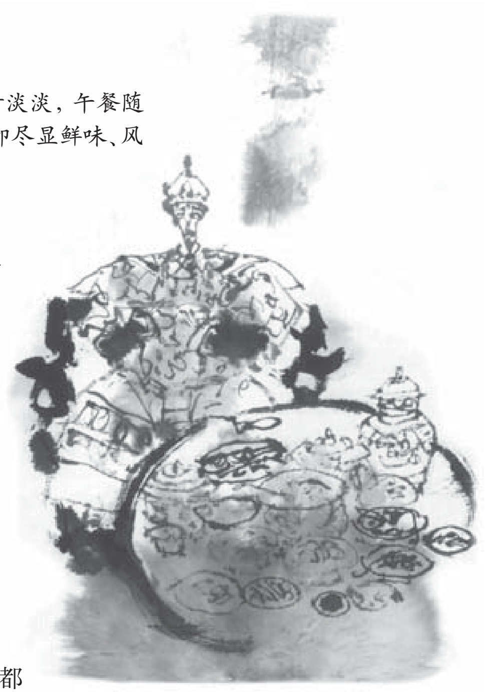
本次大赛所有作品通过新浪微博平台征集（搜索#微故事大赛#），每月一个主题，当月设金奖1名，奖金1字10元（字数低于120的按120字计），银奖2名，奖金1字5元，另设年度奖项。优秀作品将在每月的《故事会》上刊登，并结集出版。2月金奖得主：花落云泥，详情请登录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查看。

4月微故事征集主题：爱的故事——爱无所不包，博大精深，也是人类永恒的情感。请您围绕这一主题，构思一篇微博故事，正文字数在130以下，力求情节出人意表，立意隽永深远，文字鲜明生动，本月的微故事达人或许就是你！截稿日期：4月21日。

（本期刊物特别选登3月微故事大赛优秀作品，详见P81）



一日三餐，早餐清清淡淡，午餐随随便便，晚餐汤汤水水，却尽显鲜味、风味和口味……



皇帝不知美滋味

□王永坤

皇帝思美味

乾隆皇帝爱下江南，每去一次，都忙坏了大臣富商们。这年春天，乾隆又宣布要南巡，摆驾扬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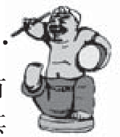
消息传来，扬州府那些富可敌国的大盐商们各显神通，争相接驾。其中有个姓汪的盐商捷足先登，不知用何手段，竟让乾隆答应到他的“湖山草堂”小憩一日。

汪盐商知道，只要接驾接得好，皇上一高兴至少要赏件黄马褂，没准还能赏个官当当，那自己便可成为盐行的龙头老大了！

他也心知肚明，皇上南巡，无非就是借机出来，溜一溜透透气，所以看好、听好、玩好、吃好是最重要的！说到玩乐，那不是难事，他这座“湖山草堂”，亭台楼阁、假山池沼，应有尽有。且草堂紧邻扬州名胜瘦西湖，登楼便可将湖光山色一览无余！草堂里还有自己家养的昆曲班，都是名角名旦，定会让皇上耳目一新！难就难在招待皇上的吃喝上——百人百味，只不知皇上的胃口喜好如何？

汪盐商只得找到皇上的心腹沙太监。只听那沙太监长叹一声，说：“实不相瞒，皇上常感慨不知天下美味如何？他最嫌烦的就是宫中御膳，说‘华而不实、淡而无味’！”

汪盐商眼瞪得似铜铃一般：御膳可是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御厨们又都有惊天绝技，还怕烹调不出天下至美



滋味来？

沙太监又提醒道："此次皇上就是听说天下美味在扬州，铁定了心要饱尝一番，可这几日总督、巡抚他们招待皇上的菜肴都不称他心意。这回就看你的了！"末了，沙太监向汪盐商提了个建议，"你最好还是向尚膳正鄂尔昌打听打听，他专门负责皇上的膳食。"

汪盐商又急忙托人送给鄂尔昌千两银票。鄂尔昌忙里偷闲同他匆匆见了个面，不阴不阳地说："皇上的胃口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猴头燕窝之类的皇上都吃厌了。一日三餐嘛，只要早餐清清淡淡，午餐随随便便，晚餐汤汤水水就行！"说完，拂尘一甩，转身走了。

秀才献美味

鄂尔昌的一番话令汪盐商如入云里雾中，好不愁闷：怎样才能让皇上尝到美味呢？这一急，他想起一个人——自己府中的毛举人。这毛举人本是才学满腹的绍兴学子，进京赶考途经扬州被这儿的美食迷住，竟不去赴考了，就地当起了汪盐商的幕僚，品遍了扬州的名菜小吃。

平日里，毛举人除了有一肚皮"美食经"之外，对其他大小事务都不太上心，汪府的同行们都瞧不起他，还给他起了个绰号：老馋猫。可今天，没想到这老馋猫倒派上了大用场了！

汪盐商立马叫人请来毛举人。那毛举人难得这么露一回脸，顿时来了兴头，伸出了三根枯枝似的手指头，道："老爷，毛某几十年来食遍佳肴，对美味自然略知一二。您可知松软焦脆酥嫩肥浓滑——此'九滋'乃食之滋味；酸甜苦咸辛香——此'六味'乃食之本味，而食之美味就尽在这'九滋'和'六味'揉搓在一起，从而形成的鲜味、风味和口味，此乃美味的最高境界！"

汪盐商忍不住打断他的酸文："你直说了吧，怎么才能让皇上吃到





美味？”

毛举人依旧摇晃着三根手指头：“不妨早餐让皇上品个鲜味，尝尝咱们扬州的‘春三鲜’：豆腐衣包笋、焖烧老蚕豆、清蒸刀鱼。豆腐衣包笋要用大东门豆腐店天不亮揭下的第一张豆腐皮，佐以郊外观音峰下正萌芽的竹笋。豆腐皮切成卷，竹笋旋成片，用武火一煸便包成了团，鲜呐！

“焖烧老蚕豆，则要命人快马加鞭，采摘邻府没下秧的下灶蚕豆，粒大饱满、皮薄味正，在紫砂罐中连荚焖煮之后，鲜香满口！

“至于清蒸刀鱼，不妨夜半即命渔夫驾艇出江，划至上游江焦山下急流之中。艇中要备好锅釜柴草，厨师和刀工随时等待。捕得刀鱼后剔净，汤料连同刀鱼放入釜中。如此一来，待小艇抛锚靠岸，正好汤沸鱼熟，入口即化，鲜美无比！这春三鲜岂不就是鄂尔昌所说的清清淡淡？”

汪盐商闻所未闻，鼓掌称妙，随又问：“午餐呢？”

“午餐嘛，”毛举人还是摇晃那三根手指头，“那就做‘三头’——清炖蟹粉狮子头、扒烧整猪头、拆烩鲢鱼头！清炖蟹粉狮子头要做出‘三香’——肉香、蟹香和菜香；扒烧整猪头要做出‘三品’——咸中品香、香中品甜、甜中品咸；拆烩鲢鱼头则要做出‘三滋’——嫩、肥、浓。让皇上品品咱们扬州菜的风味！”

汪盐商忍不住又连声叫好：“晚餐呢？”

毛举人淡定地说：“晚餐只需请





到瘦西湖畔‘一碗汤汤馆’掌勺子的管大一个厨师就行了！”

见汪盐商有些愕然，毛举人三根手指头举得更高：“不是说晚餐汤汤水水就可以吗？这管大做得一手好汤菜，他的骨董汤、鱼糊涂汤和清汤鱼翅都闻名天下！管大还有绝活，他能根据一个人的身姿体态、年龄籍贯等特征，准确判断出这个人的口味喜好。到接驾那天，老爷不妨叫管大悄悄看一眼皇上，保管他做出的三汤符合皇上的口味！”

汪盐商是彻底服了：“毛举人，你真是个老馋猫！皇上那天的三餐就全交给你了。你这就去账房支银子，爱支多少支多少！”

三次坏美味

乾隆终于大驾光临“湖山草堂”，汪盐商陪着小心忙碌了一天，送驾时扯住沙太监，悄声打探情形。沙太监告诉他，皇上今日看的、听的、玩的都很好，只是仍对吃不满意，说没尝到什么美味！

汪盐商惊得眼珠子差点儿掉下来，当即传来毛举人，一顿臭骂：“你给皇上整的美味呢？”

只听那毛举人连连叫屈，又伸出他那三根枯瘦的手指头，讲述今天发生的一切。

早餐时，小厮正要将“春三鲜”呈上去，不曾想鄂尔昌却拦住了，手一挥叫过来几个跟班的太监，用个银叉子将豆腐衣包笋剥开分离，又把老蚕豆也全剥了荚，至于清蒸刀鱼，他们几人又换用银筷子戳了好几下，最后才端过去给皇上食用。

毛举人抱怨道：“老爷您想，豆腐衣包笋须裹在一起才好聚其新鲜；焖烧老蚕豆也须自个儿啃荚尝豆，方能品出其鲜香；而清蒸刀鱼这么一戳，已成了烂鱼，哪里还有丝毫鲜味？可鄂尔昌却说这是御膳前要验毒的规矩，叫验膳！”

“午餐呢？”

“午餐更惨。‘三头’已经做好，鄂尔昌来到厨房，翻翻眼珠，说盛‘三头’的盘器不可用，须用有龙凤花纹的盘器才符合御膳的规矩，命小太监换了盘器。

“这么一折腾，‘三头’凉了，鄂尔昌便说上笼再蒸一蒸，不然皇上闹肚子怎么办？老爷您想，‘三头’本就是煮、炖、焖、蒸做出的，口感已是恰到好处，可这么再一蒸，岂不全都散架稀烂走了味？”

汪盐商气得一跺脚：“晚餐呢？总不会把管大的三汤也蒸了吧？”

“小老儿吸取上两餐的教训，早早从鄂尔昌那里讨来有龙凤花纹的御用紫砂罐，一一将汤盛好。可那鄂尔昌竟然差人先尝了几口，又干脆抓起红砂糖，每个紫砂罐里各撒一把——



糖是败味之物，汤中用红更是着色大忌，管大的三汤全完了！小老儿忍不住叫嚷起来，鄂尔昌竟一巴掌打过来，说小老儿没资格同他说话。还说后天中午在扬州府明月楼请老爷您，有话要对您说！”毛举人说完，那三根手指头忍不住去捂着肿胀的脸颊。



这鄂尔昌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汪盐商心里不由又七上八下的。

不得吃美味

两天后，汪盐商如约来到明月楼。鄂尔昌早已独坐在雅间里，面前摆着一桌子佳肴，一见汪盐商便笑脸相迎：“皇上斋戒，无需我这个尚膳正侍候，难得偷得半日闲，咱俩唠唠心里话，趁便也还你的人情！”

随即鄂尔昌又吃又喝，连赞扬州菜名不虚传。

汪盐商哪有心思陪他吃喝，酒过三巡便忍不住问道：“鄂大人，不知汪某这几日接驾有哪里处置不当，还请您直言解惑……”

鄂尔昌酒杯一放，道：“早知您要有这一问的。待我给你讲个太祖爷的故事，你就明白了！”

原来，明末，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在关外浴血奋战几十年，终成气候，建国称帝。可开国不久，朝臣们发现努尔哈赤渐渐迷恋美食，对朝廷大事越来越不感兴趣。

幸运的是，汉臣范文程有一次在朝会时，给努尔哈赤讲了春秋时的齐桓公，贪图美味宠爱厨庖，以致国乱身死的故事。努尔哈赤听了幡然悔悟，同时对管食膳的大厨警觉起来，把他抓起来细审。果然，那大厨是明朝派来的细作，任务就是用美食美味让努



尔哈赤沉湎于安乐之中！

努尔哈赤勃然大怒，要杀掉那大厨。为了活命，大厨哀求道：“皇上且慢，小臣能让您沉溺于美味之中，也能让您和后世的皇帝不再沉溺于美味，一心治理天下！”最后，努尔哈赤赦免了大厨的死罪，并任命他为第一任尚膳正。大厨见努尔哈赤心胸如此宽广，便转而死心塌地效劳，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皇帝御膳制度，代代相传下来……

汪盐商听得目瞪口呆：“你的意思是说尚膳正的职责，就是让皇上吃不到美味？”

“对！”鄂尔昌道，“乍一看，御膳用料精宏，品类繁多，确能体现皇家气派，但每一道菜用什么料，用多少，放哪些佐料，火候如何等等，第一任尚膳正早作了明确规定，丝毫也不能变动，再高明的厨师也难发挥水平。再者，他还为皇帝量身定做了一套堂而皇之的用膳规矩，比如验膳和尝膳，其中最厉害的莫过于‘吃菜不许过三匙’——无论哪道菜，即使它再可口，皇帝都不能连吃三口，否则膳桌上将永远不会有这道菜了！这么一来，谁都不晓得皇帝的口味，既不能投其所好，也不能轻易下毒。你想，这么多的用餐规矩之下，皇帝能尝到美味吗？”

汪盐商若有所思，连连点头。

最后，鄂尔昌酒杯一放，话题一转：“汪老爷，今日这桌酒宴，点的全是你们扬州菜的佳肴名品，把你那张千两银票花了个精光——实在是你请我呢，鄂某多谢了！但看得出，你吃得味同嚼蜡。可见味从心生，人要知足，贪欲太多也是品不出美味的！”言毕，他哈哈一笑，一拍桌子，拱手告辞。

此时，偌大雅间，只剩下汪盐商一人呆坐在宴席前，对鄂尔昌的一番话回味不已……

（题图、插图：黄全昌）

·本刊信息传真·

“和气致祥杯”新编孝德故事大赛征稿启事

《故事会》与恒源祥家纺联合举办“和气致祥杯”新编孝德故事大赛征文活动。

作品征集时间：2012 年 2 月 1 日—2012 年 7 月 31 日。

投稿方式：

1.电子邮箱：xianghegushi@163.com（邮件主题请注明“孝德故事投稿”）。

2.网上投稿：通过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提交作品。

3.邮局投稿：上海市金陵东路 358 号四楼恒源祥家纺品牌部。

详细内容请见《故事会》2012 年 2 月（下），3 月（上）。



乙一，日本当代小说家，擅长短篇作品，其对角色的细腻刻画、奇幻惊悚的情节、需要思考的推理部分、意想不到的结局等，使读者有耳目一新的感受。



与小偷握手

□乙 一 原著
桃之夭夭 推荐

福冈有个著名的温泉旅馆，最近有个当红女艺人在这里拍电影，吸引了不少游客来追星。

这天晚上，剧组在入口处的喷泉边有夜场戏，几乎所有的粉丝都跑去围观了。可这时候，却有个黑影在客房楼边游荡。此人叫渡边，刚三十出头，今天他来是为了偷走自己姑妈的手提包。

原来，这位渡边近来运气不好，跟朋友在福冈合开的设计公司刚开张，他设计的手表还没来得及投产，公司就没多少钱了。

正在这时，多年未见的姑妈打电话来，说要带着乖女儿，也就是渡边的表妹到温泉旅馆来追星，顺便约渡边到旅馆一见。

当渡边赶到旅馆时，表妹已出门散步去了。寒暄两句后，姑妈就开始数落他开公司不切实际。

渡边本来还想跟姑妈借钱，可现在只好赌气说自己的公司还不错，说完，他还伸出手，指指腕上自己设计的那款手表样本，说："瞧，这是我刚设计的手表，世上仅此一只，马上就要投入生产了！"

谁知姑妈看看手表，不但没夸奖，反而冷笑一声说："就这个？你呀，要是像我家女儿那么听话就好了。"两人就这么不欢而散。

离开的时候，渡边心意已决，今天这份气不能白受，晚上，他要来这



里偷走姑妈的手提包！因为刚才姑妈把包放进橱柜的时候，他瞥见里头有一沓钞票和一根宝石项链。而且方案他已经设计好了：姑妈的房间在一楼，橱柜就靠着临路的墙。有墙边灌木的掩护，渡边只要趁着夜幕，躲在灌木里从室外把墙连同那壁橱都打个洞，就可以把包拿走。至于怎么在楼外一下就锁定姑妈的房间嘛，很简单，刚才他已经在窗口观察过了，整个一楼，就只有姑妈房间的窗口有一个盆景。到时候找到了这盆景就等于找到了姑妈的房间。

这不，到了晚上，渡边带着电钻来了。借着月光，他找到了那盆景，拿着电钻，不多久就凿开了一个直径三四十公分的洞。

渡边赶紧把左手伸进壁橱里摸索起来。果然，没多久，他便触到了手提包。他拿住包正要收手，腕上的那块样本手表却被什么东西钩住了！渡边赶紧用力地甩甩手，想绕开那东西，可没想到手表竟然掉在墙里边了！

那块表可是他给姑妈展示过的呀，要是掉在了屋里，姑妈一眼就能猜出小偷就是自己了！

渡边心里慌了，放下包，使劲往里伸手想要把表找回来。可这次他抓到了一只软软的，很暖和的手，屋里还传出了“哎呀”一声，一听就知道是个年轻姑娘。糟糕！这肯定是表妹，看来她没和姑妈去片场啊，这可怎么办？现在放手的话，表妹肯定会喊人。好在表妹没见过自己，也不熟悉自己的声音，于是渡边佯装凶狠地说道：“听着！不许动！不许喊！不然，我就切掉你的手指！快把手提包给我！”

只听那边表妹说：“我的手提包里除了换洗衣服什么也没有啊！”这时候，渡边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真是鬼迷心窍了，姑妈的手提包里有那么多值钱玩意儿，出门当然是随身带走喽。刚才自己摸到的是表妹的手提包。现在可好了，东西没偷成，自己给困在这里了。

怎样才能既不放开表妹的手，又能取回自己的手表呢？几分钟后，渡



边绞尽脑汁，想到一个办法：再凿一个洞，用右手找表！他对屋里的表妹说："你别乱动，碰到钻头的话会弄伤手的。"话刚出口，渡边就后悔了，世上哪会有自己这样善良的贼呢？

那边表妹听了也稍稍安心，说："你果然不像坏人。"于是，渡边拿起电钻凿洞，钻钻停停，表妹居然开始自顾自地跟渡边聊起了天，不一会儿竟说到了自己的妈妈："我很爱我妈妈，所以什么事情总顺着她的意思做，可她要求实在太多，我觉得很累……所以今天，我本来说好要去的，但是就是故意要反抗一下。"



渡边接口说："本来要去片场的吧？"表妹一惊，说："你怎么知道？"渡边也吓了一跳，自己差点露馅，便赶紧解释："不是很多游客都是为这个来的吗？我随便猜猜的。"这才瞒混过关，他心想，表妹肯定是为了违抗姑妈的命令才留在房里了，也挺可怜，于是安慰了她两句，"唉，我的父母早就死了，想有个人跟我嚷嚷也不可能了。"

这时，渡边凿好了洞，把右手也伸了进去，摸索了一会儿，终于抓起了手表。可就在这时，渡边的右手被抓住了！只听表妹得意洋洋地说："嘿嘿，现在我们扯平了！"说完她便大呼抓贼。

情急之下，渡边只好拽回右手，在表妹的手腕上狠狠咬了一口。表妹大声喊痛，松了手，渡边趁机赶紧放开左手，仓皇而逃。

回到家中，渡边定了定神，才想到把手表戴上。可这一戴，完了！那手表不是自己的！多半是表妹的手表也在那时滑落了，自己拿错表了。偷鸡不成蚀把米，渡边绝望了，决定呆在家里，等着警察上门来抓。

可到了第二天傍晚，他等到的却是姑妈的电话，让他当向导在市区逛逛。听姑妈那口气，仿佛完全没觉察到昨晚的事情。渡边满心疑惑，又来到姑妈的房间。



门开了，渡边惊呆了：壁橱和墙壁上没有丝毫被打了洞的迹象！他再看看姑妈身后的女孩，应该就是表妹了。可她的手腕居然也没有任何被咬过的伤痕。渡边又顺眼往窗外一瞧：咦？窗口的那个盆景也不见了。他不禁问道：“昨天这里不是有个盆景吗？”姑妈回头一看，说：“盆景？啊，那个啊！我嫌开窗户太碍事了，昨天下午就让服务生挪走了。”

渡边一下子明白过来：因为那盆景被挪了位置，所以昨天自己凿开的根本不是姑妈的房间，那么自己抓住的也不是表妹的手。他这才缓了一口气，心想那么自己的样本手表落在别的房里，也不用太担心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就这样，渡边带着姑妈母女二人在城里玩了两天，才把她们送走。

更叫人不可思议的是，过此一劫，渡边竟然运气来了！不久后，渡边设计的那款手表上市以后，居然大卖。朋友高兴坏了，正好听说上次来温泉旅馆拍电影的女艺人又要来开个握手会，就拉着渡边跑去参加。

他们来到现场，只听舞台附近传来一阵欢呼声！女艺人登台了！她走到麦克风前，和大家打起招呼。只一瞬间，渡边便听出了那声音：甜美又迷人。啊！那天晚上被自己握住手腕，跟自己说心事的女孩居然是她！

这时，身边的朋友突然说：“知道为啥你设计的那款手表大卖吗？就是因为在她主演的那部电影里最后那个镜头，她手上戴了一只几乎一模一样的手表！影迷们当然也就抢着去买喽。不过真奇怪，那时候你那块表不是只有样品，还没投产吗？”

此刻，渡边在队伍里已经是呆若木鸡了。还没等缓过神来，他已经随着队伍走到了女艺人的面前。当渡边伸出右手和她握手时，女艺人微笑的面容凝固了。她瞪大了眼睛，紧盯着渡边。

忽然，女艺人又伸出了左手，放在了渡边手腕上，一下子握紧了。渡边吓得大气不敢出。两人就这么面对面站着，僵持了半分钟，女艺人仿佛陷入了沉思，一动也不动。这时，在场所有的人都朝两人望去，因为一个艺人和陌生的粉丝能握那么长时间的手，实在太反常了。此时的渡边，早已是一身冷汗发过，死了心，决定听天由命了。

又过了半分钟，女艺人竟然放开了渡边的手。渡边愣了一下，赶紧朝台下大步走去。临下台阶，他不由自主回头望了一眼，只见女艺人也看着他，顽皮地笑了一下。

这个笑容，让渡边永远也忘不了，因为在那得意劲之外，渡边还体味到了宽容和谅解。

（题图、插图：佐　夫）

如何拒绝搭讪

女生版

男：我可以为你买一杯饮料吗？

女：不必，我宁愿要你买饮料的钱。

男：我是摄影师。我一直在寻找一张像你这样的脸。

女：我是整形外科医生。我也一直在寻找一张像你这样的脸。

男：我好像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女：是的。这就是我不再去那个地方的原因。

男：我想我能让你非常快乐。

女：是吗？你是说你要离开？

男：我们以前有过一两次约会吧？

女：我从不会犯两次同样的错误。

男生版

女：（无论说什么）

男：我很穷。

（**推荐者**：于林娜）



论坛诗词问答接龙

◇ 楼下的知道我ID的出处吗？——英雄莫问出处。

◇ 楼下的身高多少？——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 楼下的，你对现在房价居高不下，有何看法？——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 楼下的，泡妞有啥心得没？——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 楼下的，在街上碰一乞丐找你要钱怎么办？——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 楼下的，买彩票中奖的机会有多大？——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 楼下的，会游泳吗？——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 楼下的，你的脚臭不臭？——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 楼下的，慢性肠炎怎么治疗？——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 楼下是学什么的？——倚天拔剑观沧海，斜插芙蓉醉瑶台。

◇ 楼下的，喜欢足球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 楼下的，你是笨蛋吗？——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 楼下的，每天上班做什么？——拔剑四顾心茫然。（**推荐者**：陈果果）



搞笑微语录

◇ 朋友就像人民币，有真、也有假，可惜我不是验钞机。

◇ 去了医院才知道，人比号容易挂。

◇ 最好的安慰并不是告诉对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是苦着脸说：“哭个啥，你看，我比你还惨！”

◇ 问：为什么包青天额头上有个月亮？包拯：白天不懂爷的黑。

◇ 小学的梦想是开法拉利，初中的梦想是开奥迪，高中的梦想是开别克，大学的时候梦想是开奥拓。刚刚踏入社会，现在有个电动车＋公交卡就满足了。

◇ 在网上看见古时候有个牛人给苏东坡出一个对子，他都没对出来：游西湖，提锡壶，锡壶掉西湖，惜乎锡壶；没想到现在有个物理系的牛人居然给对出来了：听物理，如雾里，雾里看物理，勿理物理。

◇ 我现在才知道当年房奴李白买的是一套烂尾楼，有诗为证：床前明月光——没有窗；疑是地上霜——门未装；举头望明月——屋顶敞；低头思故乡——很受伤。

（**推荐者**：胡云飞）

飞行员和飞机修理工的幽默对话

一家航空公司的修理单上，飞行人员不乏幽默，修理工也连珠妙语。

◇ 飞行员：左内侧轮胎几乎需要更换。
修理工：几乎更换了左内侧轮胎。

◇ 飞行员：试飞顺利，自动降落架有些粗糙。
修理工：自动降落架本机未装。

◇ 飞行员：挡风玻璃上有死臭虫。
修理工：待发货订单上有活臭虫。

◇ 飞行员：测距仪音量高得令人难以置信。
修理工：测距仪音量已调至更可信的程度。

◇ 飞行员：关闭状态下敌我识别系统失效。
修理工：关闭状态下敌我识别系统永远无效。

◇ 飞行员：挡风玻璃疑似破裂。
修理工：疑似你是对的。

◇ 飞行员：驾驶舱有老鼠。
修理工：已装入猫。

◇ 飞行员：仪表板下发出噪音，像侏儒用锤子敲击物体。
修理工：已将锤子从侏儒手中拿走。

（**推荐者**：赵世英）

（**本栏插图**：安玉民　梁　丽）

2012年“劳动·创造·奋斗——青春励志故事”征文大赛

为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引导青少年形成健康、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特举办2012年“劳动·创造·奋斗——青春励志故事”征文大赛。

一、举办单位

主办：共青团中央宣传部　共青团上海市委　新民晚报社　上海市嘉定区政府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承办：《故事会》杂志社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政府

二、征文要求

根据自己成长中的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以纪实或虚构的方式创作作品。作品主题积极健康，有故事性，结构完整，语言流畅，情感真挚，篇幅3000字以内。

三、征稿时间

2012年2月22日到12月31日。

四、参赛对象和方式

参赛对象为全国青少年，可个人参赛也可由单位或团组织集体组织进行参赛。网上来稿，可投以下信箱：lidan090@gmail.com；邮局投稿，可投以下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稿件后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通讯联系方式等，并署名“青春励志故事”征文大赛字样（详情请见中青网、故事中国网）。

五、评比和奖励

征集结束以后由《故事会》杂志社邀请有关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作品进行评比，结果在中青网、《故事会》杂志、故事中国网等媒体上公布。

奖励措施

1．本次大赛，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上海市委、新民晚报社、上海市嘉定区政府、《故事会》杂志社等单位联合颁发奖状，并对优秀作品颁发奖金。奖项设置：特等奖10名，奖金各3000元（含税）；一等奖20名，奖金各1500元（含税）；二等奖40名，奖金各1000元（含税）；三等奖60名，奖金各500元。对指导未成年学生参赛成绩突出的老师，颁发优秀指导奖，共30名，奖励《话说中国》一套（特精装，1980元）。



2．获奖作品将收入《青春读本：感动中国的100则励志故事》一书（暂名），内容经团中央宣传部审定后由上海文艺出版集团负责编辑出版。

3．部分优秀作品在《故事会》杂志上优先刊发，并按国家有关标准支付稿酬。

4．组织故事讲述者选取优秀作品向进城务工青年、学生等群体进行宣讲，并通过媒体对活动进行宣传。

一场”乱弹琴“之战的背后，却隐藏着大兵哈里斯的秘密，也引出了一场”乱弹琴“的追击。可就是这”乱弹琴“，却弹出了押送队，甚至敌方特战队的一曲壮烈的悲歌……



拯救大兵哈里斯

□王 磊

1.“乱弹琴”之战

1951年7月开始，朝鲜战争进入了长达两年的停战谈判期。由于美韩方提出的停战条件太苛刻，谈判进展缓慢。双方为了配合谈判都要增加各自的筹码，所以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双方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三八线附近枪声不断。

一天凌晨，美韩方突然集结了三个步兵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对我军一个直属后勤营驻守的马头岭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消息传到前线作战参谋部，参谋们就琢磨不透了。马头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驻守部队如果弹药粮草充足，不用说敌军三个师，就是来一个集团军，攻得下攻不下还不一定呢。

再说，马头岭虽然位置接近敌军阵地，但那就是一个瞭望哨，没有什么实质的军事价值。敌军干吗这么疯狂进攻呀？难道仅仅是为了不让我军观察？可三八线附近接近敌军的山头有许多，没了马头岭还有牛头岭羊头岭呢。

参谋们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美韩军的作战意图，只好给指挥总部打电话，请示是否对马头岭进行支援。总指挥拿着电话沉吟了半晌，只说了句“乱弹琴”就挂了。参谋们更懵了，这是说谁呢？是说敌军攻击马头岭是乱弹琴，还是说我们支援马头岭是乱弹琴呢？



于是，前线所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官兵集体噤声，大家凝神听着马头岭上的枪炮声响了两天一夜，眼巴巴地看着伤亡过半的美韩军队占领了马头岭。

这次“乱弹琴”之战的发起者是美韩方停战谈判代表团成员——美国陆军亨利少将。原来，战斗前夜，一架执行特殊任务的美军飞机失事，负责联络的电台传来机上人员哈里斯最后的呼救声：“飞机起火，我要跳伞……”然后就和他失去了联系。随后，美军瞭望哨在黑夜中发现一名伞兵落在了马头岭。

这时，亨利少将正登上马头岭，听着下属官员的伤亡汇报，气急败坏地说：“你们找到哈里斯没有？不要跟我说伤亡多少，我不在乎！我要的是哈里斯！”

亨利说着，愤怒得一脚将地上一顶钢盔踢出老远，咆哮道：“把霍尔上尉给我叫来！慢着……”他平息了一下怒火，整理了一下仪容，淡淡地说，“就说我请他！有请特战队队长霍尔上尉。”

随着一阵有力的马靴声响，消瘦精干的霍尔上尉来到了亨利面前。亨利急切地问：“上尉，有什么发现？”

霍尔表情平淡地说：“只发现一名敌军雇用的马夫，他说，确实听说捉到一个伞兵俘虏，已经连夜押往后方，具体目的地他也不清楚。他只隐约听到一个地名：沙砾窝子。”

亨利懊恼地拍着脑袋，说：“喔，天呐！可怜的哈里斯！那俘虏还说了些什么？”

霍尔笑道：“他还说，负责押送的是后勤营临时抽调的非战斗人员，有文书、通讯员、司号、护士、厨师、挑夫和仓库管理员，一共七八个人，随行的还有十几个伤员。”

亨利长出了一口气，说：“还好，我们只耽误了两天的时间。上尉，你有信心率领你的特战队追上这支厨师和伤员队伍吗？当然，我会给他们前行的旅程制造一点麻烦。”

说起这陆军特战队，可是全美陆军的骄傲，号称陆上航母。霍尔听到亨利竟要自己带着这艘航母去追击一支押运队！他啼笑皆非地摇摇头说：“对付这支蹩脚的队伍，我一个人去就够了。”

亨利哈哈大笑道：“不，不，我亲爱的霍尔，带上你的十二名队员，去把哈里斯带回来。”说着，他压低声音说，“哈里斯的父亲是国会议员，如果知道哈里斯落在中国军队手中，会给我们的谈判平添很大的压力。我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绝不能再输在谈判桌上。”

临走时，亨利拍拍霍尔的肩膀说：“听说你认识哈里斯？”

霍尔点点头，说：“是的！在东京



特训学校，我是他的教官。”

亨利说：“那可太好了！记住，把哈里斯毫发无损地带回来！要确保万无一失！”

霍尔立正敬礼，庄严地说：“是！将军！我保证哈里斯一根头发都少不了！因为，听说中国军队优待俘虏。”

2. 愚蠢的间谍

在通往沙砾窝子的路上，后勤营通讯员小丁带着六个临时抽调的战士，护送着十几个伤员和一个“战俘”艰难而行。这个“战俘”是个中国人，所以，小丁更认为他是个叛徒，或者说是间谍。当然了，如果他是间谍，那绝对是天下最愚蠢的间谍。

因为他穿着中国军队的伞兵服从天而降，被捕之后，说自己是黄埔23级生、志愿军某师报务员。审讯人员一听乐了，告诉他他说的那个师番号已经取消了，黄埔23期是国民党办的，我们是共产党。“俘虏”一听就蔫了。其实小丁明白，关键是他的伞兵服，他可能不知道，中国的飞机就没在这一个地界的天空飞过。

反正甭管是叛徒还是间谍，都是俘虏，没什么客气好讲，小丁直接给他来了个五花大绑。

离开马头岭的第三天，队伍开始遭到美军飞机的猛烈轰炸。可古怪的是，美军飞机的炸弹没有一颗投向伤员乘坐的马车，反而把他们前行的道路炸得坑坑洼洼。

卧倒在地的小丁，被炸起的尘土扬得灰头土脸，他抹去脸上的尘土，大笑着说：“美国人都拼光了，这飞行员一定和我一样，通讯员出身。我打枪打不准，他投弹投不准！”等飞机飞走后，战士们扶着伤员爬起来，拿起铁锹把路填平，继续前进。这样停停走走，速度就慢了，两天才走了十几里。

这天傍晚，队伍在一个叫黑龙口的地方扎营，小丁安排了岗哨之后，就来找看守“俘虏”的五班长摆龙门。五班长是个老红军，在战斗中腹部中弹，就被安排到后方休养。因为他参





加的战斗多，枪法又准，被小丁软磨硬泡拉着来和自己一起看守“俘虏”。

这时夜很静，屋外传来不知名的鸟叫声，小丁听着五班长绘声绘色地讲故事，看着昏昏欲睡的“俘虏”，心里惬意极了。不料，这“俘虏”突然睁开了眼睛，惊叫一声：“美军追上来了！”小丁吓了一跳，接着生气地说：“做梦吧？这是后方，不是前线，吓唬谁呢？”

“俘虏”神情严肃地说：“听到那阵鸟叫声了吗？”小丁呸了一声，说：“这种鸟在朝鲜天天晚上叫！你以为你主子在叫你？”

“俘虏”叹了口气说：“那是他们的联络信号，我在东京特训学校学过的。”小丁一听，哈哈笑道：“你是黄埔23期，又是东京特训学校，那不成了杂……”没等他说下去，五班长忽然伸手拦住他，凝神听了一会，说：“这鸟叫确实古怪。”

小丁抓起枪就要往外跑，“俘虏”说：“别出去！他们十分钟后发起攻击。”看着小丁疑惑的眼神，“俘虏”苦笑着说：“那阵鸟叫是通知我，要我十分钟后卧倒。你要不信，可以先关上灯，往外看看，如果我估计不错，你安排的岗哨应该已经没了。”

小丁关了灯，掀起帐篷一角往外一看，果然，原本哨兵站的地方，现在已空无一人。“俘虏”接着说：“美军的狙击手已经就位，突击手开始渗透，十分钟后往帐篷里扔催泪弹。然后，出去一个，消灭一个，这是美国陆军特种兵分队的通用战术。”

五班长诧异地说：“什么特种兵分队？”

“俘虏”点点头，说：“一个指挥官，十二名队员，善于突袭作战。每个队员熟识各种兵器，射击准确率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他们会驾驶坦克、飞机、轮船，具备海陆空三栖作战能力。有点类似于我们的侦察连，却比侦察连更可怕。”

小丁听了，倒吸了一口凉气，焦急地说：“我去通知其他帐篷的同志，做好战斗准备。”“俘虏”说：“从帐篷侧面爬过去，告诉他们，熄灯，准备好湿毛巾，不要走出帐篷，不要开枪，用手榴弹。”他刚说完，一直倚着帐篷的五班长说了声：“我去。”说罢，掀起帐篷的侧角，爬了出去。

几分钟过后，周围帐篷的灯陆续熄灭了，喧哗声也静了下来，静得吓人。“俘虏”低声嘱咐小丁：“他们会匍匐着过来，注意观察屋外的地面。”过了一会儿，从外面扔进来几个黑乎乎的催泪弹，帐篷里顿时浓烟一片。小丁急忙抓起湿毛巾捂住口鼻，然后看准位置，抬手将手榴弹扔了出去。接着，爆炸声枪声响作一团。

战斗结束得很快，几分钟后，伴随着一阵尖锐的鸟叫声，周围便慢慢



安静下来。帐篷里“俘虏”被呛得眼泪鼻涕直流，一边咳嗽一边说：“咳咳……他们撤了，快把……咳咳……这东西扔出去。”小丁闭着眼睛向地上仍在冒烟的催泪弹摸去，忽觉得后脑一疼，昏了过去。

3. 俘虏的故事

小丁醒过来才知道，刚才是“俘虏”用脚踢昏了自己，然后钻出帐篷想要逃跑，被闻讯追来的两名战士捉住了。小丁气得扑上去给了“俘虏”两记老拳，打得他嘴角冒血。

“俘虏”冷冷地说：“不是我，你们早都死了，你就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

小丁喘着粗气说：“那你为什么逃跑？”“俘虏”说：“他们还会回来的，到时候就是死路一条，我为什么要陪着你们莫名其妙死在这儿？”

小丁愤怒地说：“这次我们没有防备，敌人如果再来，就是他们的死期。”“俘虏”哈哈大笑，道：“他们身上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设备，每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神枪手，还有侦察飞机的支持。你们有什么？就凭这几条破枪？一群伤员、通讯员、护士和厨子？”

小丁刚要说话，五班长递给他一支带有夜视瞄准镜的狙击步枪，这是他从刚才击毙的一个狙击手身上缴获的。这场战斗，我军一共牺牲了四个战士三个伤员。除了岗哨，一个伤员死于窒息，其他都是冲出帐篷或者忍不住开枪暴露了目标，被狙击手射杀的。美军只死了三个人，有两个居然是被小丁的手榴弹炸死的，还有一个狙击手，是被五班长开枪打死的。

小丁接过狙击步枪，看着那夜视瞄准镜，越看越惊讶。有这样一支步枪，岂不是人人都是神枪手？而且不分白天黑夜，都可以一枪命中。特战分队——这是怎样一支可怕的部队？

五班长指着“俘虏”，说：“他说的没错，敌人的飞机投弹不是不准，而是想要阻拦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敌人的掌握中。他们想要我们走多少公里，我们就只能走多少公里；想要我们在哪儿宿营，我们就得在哪儿宿营。”

说完，五班长转头看着“俘虏”，一字一句地说：“现在，我想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美国人费这么大力气来救你？”

“俘虏”自嘲地笑笑，说：“我是什么人？又要我说我是什么人？”他忽然激动起来，脸色涨得通红，大吼起来，“可我说了你们就是不信！还要我说！”

小丁坐下来，和蔼地说：“别激动，你说吧！我们现在相信你。”

“俘虏”平静了一下，说：“我叫张文荣，是黄埔23级生、志愿军180



师报务员。”接着他说：

1949年12月，黄埔学员起义，张文荣参加了解放军。朝鲜战争爆发，他被编入志愿军某师，参加了抗美援朝。一次战役中，全师中了埋伏，张文荣被俘。美军得知张文荣是黄埔生，就从台湾调来国民党特务，对他进行拉拢。

战俘营地下党抓住这一机会，动员张文荣假投降，寻机出逃。于是，张文荣被送往东京特训学校，接受美方的特训。一天夜里，美方发给张文荣发报机、地图、指南针、步枪、手雷等东西，把他带上一架飞机，要将他空投到我军后方收集情报，搞破坏。

到了目的地，飞机舱门打开，在跳机前的瞬间，张文荣掏出手雷，向机舱深处投去。机上美军都惊呆了，等他们明白过来，怪叫着拔枪射击时，张文荣已经跳离了机舱。飞机爆炸了，张文荣落在了马头岭，戏剧性地又被直属后勤营俘虏了。

听完“战俘”的讲述，小丁琢磨了半天，才说：“就这样？那你怎么解释美军派出特战分队费尽心思地营救你？按道理，他们更应该是来杀你的才对。”

这个自称张文荣的俘虏说：“是，他们应该是来杀我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清楚。是不是他们弄错了？”小丁不屑地撇撇嘴，说：“你蒙谁呢？别以为我们都是傻子！”

张文荣大声说：“你看，我说你不信吧，你非让我说，结果我说了你还是不信。你到底想要我说什么？”说着，他的声音哽咽了，“我被敌人包围、被关进战俘营、又被送到东京，我受了多少苦，只有想着你们我才能活下来。可我历经生死回来了，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快给我松绑！我宁可战斗着死去，也不愿被战友绑着、被敌人杀死。”



小丁冷笑一声，说：“演得还真像！”张文荣嚎啕大哭，五班长慢慢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说：“别难过，会调查清楚的，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告诉我，现在该怎么做？”

张文荣止住眼泪，摇头说：“没用！我们绝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现在

肯定赶往我们下一个宿营地了。明晚，他们不会再客气，一强攻，我们全完了。”

五班长从怀中掏出一张地图，说：“这是从你身上缴获的，看来，我们得改变路线了。”

张文荣闭上眼睛，说：“问题是，我们躲得过他们的飞机吗？”

4.无名大峡谷

霍尔突袭失败，带着他的特战队员垂头丧气地来到营地。对骄傲的陆军特战队而言，这次可谓损失惨重。当场战死三人，一人重伤，死于途中。一个队员忍不住，站起来大声指责道：“这是一支非战斗人员和伤员混编的押送队吗？怎么会这样？谁提供的情报？这简直就是一个圈套！”

于是，队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这场古怪的战斗。他们发出信号后帐篷里灯光就先后熄灭，突击手扔进催泪弹，中国军人就立即进行反击，并且准确地击中狙击手。很明显，中国人熟知他们的联络信号，而且对他们的战术了如指掌，更可怕的是，他们至少有一个神枪手。

霍尔静静地听着，脑子里闪过一个个疑问，他摆手制止住大家，然后说：“现在，大家再熟悉一下地形，天亮开始休息，明晚强攻。”接着，霍尔通过电台呼叫，要求明天的飞机将中国军人阻拦在这一带宿营。

天亮了，霍尔收到侦察飞机的紧急呼叫：中国押送队把马车扔下了，从大路上消失了。霍尔一边要求飞机扩大侦察范围，一边把队员们叫到一起研究。

霍尔心事重重说：“可以确信，我们碰上了一个非常了解我们的对手。现在我要你们看着地图想想，如果你是他，带着一群伤员，要避开我们的飞机、避开我们的追击，你们会选择去哪里？”

队员们看了一会地图，开始发表意见，有的说会往回走，有的说会投降。这时，有一个队员指着地图西面一处标记不清的无名峡谷说：“我会选择这里。”

霍尔看着那峡谷，淡淡地问：“为什么？”说着，他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这名队员说：“这里地形地貌标记不清，说明地势险要，飞机无法侦察，当然就可以躲过飞机。另外，这里离他们的宿营地不远，以他们的速度夜间赶路的话，现在完全可以到达这里。”

霍尔当即拿起话机，呼叫侦察飞机对无名峡谷进行低空搜索。飞行员为难地说，对这里进行低空侦察难度太大。霍尔一听，暴跳如雷，厉声指责，飞行员只好飞进了无名峡谷，边飞边向霍尔进行汇报。不一会儿，听筒里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飞行

员就失去了联系。霍尔扔下话筒，冲队员们大声命令：“快！无名峡谷，全速前进。”

而这时，位于无名峡谷的小丁正兴奋地举着狙击步枪，看着远处冒着焦烟坠落的飞机，笑哈哈地说：“哈哈，我一颗手榴弹炸死了两个美国兵，现在又一枪打死一个飞行员，击落一架飞机。”

张文荣反剪着双手从石头后面站起来，说：“别笑了，我们暴露了，快走。”于是，轻伤员互相搀扶，两名战士拖着担架上的重伤员，小丁押着张文荣艰难地向峡谷深处走去。

快到中午时，他们走到一片沼泽



边。张文荣望地着一眼望不到边的沼泽地，又看看五班长，失望地长叹息一声，垂下了头。五班长说：“敌人就要追来了，快走吧。”

小丁傻眼了，说：“可是……这是片沼泽地，怎么走？”

五班长笑笑说：“难道你没听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吗？”说着，他将背包打开，取出棉被缠在身上。又从旁边的大树上折下两根粗树枝，一根横着绑在两脚上，一根两手握着，说了句：“都跟着我。”说完率匍匐着朝沼泽中爬去。

战士们依样画葫芦，一个个进入了沼泽。大树树枝很快被折光了，剩下小丁、张文荣和两个重伤员。重伤员互相看了一眼，说：“我们不行了，留下来打阻击吧，担架你们拆了用木棍。”说着抱起枪，不顾小丁的劝阻从担架上滚了下来。

小丁眼含热泪拆了担架，递给张文荣，张文荣说：“现在，可以给我解开绳索了吧？”

小丁看看张文荣，又看看无边的沼泽，无奈地解开了绳子，边解边说：“你要是敢逃跑，我就一枪崩了你。别忘了，我有狙击步枪。”

张文荣苦笑着看看阴沉的天色，说：“快走吧！但愿老天保佑，保佑我们能在下雨前爬出这片沼泽。”说着，向沼泽中爬去。小丁又回头看看两个重伤员，见他们平静地笑着向自己挥



手。小丁别过头，含着泪跟上了张文荣。

5.血战沼泽地

到傍晚时，霍尔带领特战队赶到了沼泽地，经过一阵并不激烈的战斗，打死了两个重伤员。但队员们站在沼泽边，犯起愁了。一个队员指着沼泽中的爬痕，泄气地说：“他们进了沼泽。”

霍尔低头仔细查看，又看看满地的散落物和沼泽边光秃秃的树干，心里明白了。他由衷地感叹道：“我们的对手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沼泽课。都是一样的士兵，他们还有伤员，他们能爬，我们为什么不能！别忘了，我们是美国陆军特战队。”

说完，霍尔指挥队员把那棵大树炸断，锯成一截截的木块，给队员们绑在身上。霍尔目光炯炯的看着队员们，大声说：“突击手在前，狙击手在后，顺着他们的爬痕前进。注意保持队形。”说完，带着队员进入了沼泽。

这阵枪声和爆炸声惊动了沼泽深处的中国军人，殿后的张文荣和小丁对望一眼，张文荣叹了口气，说：“我们和他们的距离只差半天的时间。”

小丁忍不住问：“难道他们也敢进沼泽？”张文荣点点头，说：“莫忘了，他们是陆军特战队。”说完，把手伸向小丁说，“给我一颗手榴弹，现在，该是咱们给他们制造一点障碍的时候了。”

看着迟疑的小丁，张文荣自嘲地笑笑，说：“好吧，算了，给我一把水壶。”说着，接过小丁递过的水壶，从身上扯下一根线系上，又绑上一块石头，埋入了沼泽中。

小丁奇怪地问：“你这是干什么？”张文荣解释说，这是一枚假诡雷，探雷器检测到金属物，就会发出警报。小丁一听来了兴致，赶紧学着张文荣的样子，把一些铁件埋入了沼泽中。

小丁的好奇心越来越大，终于忍不住诱惑，向张文荣：“为什么不设置一些真的诡雷？”张文荣无奈地笑道：“你不给我手榴弹啊！没有炸药，怎么做真的？”

小丁想了想，说：“给你解开绳子我已经犯了错误，手榴弹是决不能给你了。这样吧，你教我，我来弄。”张文荣点点头，就开始手把手教小丁各种诡雷的制作和各种布雷法。于是，两人分工，小丁做真雷，张文荣做假雷，一路爬一路埋，倒真是给后面的美国陆军特战队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渐渐的有伤员爬不动了，主动要求留下来阻击，小丁又劝又鼓劲，伤员干脆扔掉手中的木棍，然后笑着对小丁说：“真的爬不动了！”无奈的小丁只得红着眼睛离开了。

留下的伤员越来越多，身后不时传来阻击的枪声。从距离上，张文荣



判断，双方始终保持着半天的路程。天亮的时候，这群泥人终于爬出了沼泽，站在了一片草地上。这时，除了五班长、小丁和张文荣，全队还剩下一个战士、五个伤员。

张文荣攥起双手向小丁摇了摇，小丁带着歉意掏出了绳子。看到张文荣手腕上的勒痕，小丁从怀中掏出一条手巾垫上，然后用绳子轻轻地捆了两圈，没有用五花大绑。

沼泽中又传来几声枪响，张文荣看看周围的环境，说："我们现在到了峡谷中央，天黑才能走到峡谷的尽头，那时敌人会追上我们。需要有人打阻击了，这里就是最佳地点了。"



正躺在地上休息的五班长说："我来吧！"小丁急忙说："不行，我留下。"五班长摇摇头，说："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阻击，你枪法不行。"

小丁说："我有狙击步枪。"五班长说："这把枪要留给最后一个人，谁拿着它都是神枪手，不能留给敌人。"顿了顿，又说，"关键是，我走不动了。"他扯开身上的被子，只见腹部的伤口已经在爬行中扯开了，露出了肠子，鲜血混着泥水染湿了军衣。

小丁大喊一声："五班长！"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滚而下，五班长决然地转过头，看着张文荣说："告诉我，这场阻击应该怎么打？"

张文荣的眼圈也红了，声音微微哽咽，说："你开枪时，狙击手会通过枪口的火光和烟气锁定你的位置，所以，只要在草地上燃起几团火堆，他们就不敢前进一步，如果能坚持到天黑，我们就赢了。还有，就是那句老话，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五班长点点头，说："他们什么时候到？"张文荣算了算，说："应该在中午左右。"

五班长说："好，你们走吧，我会在之前把火点上。"

6.打个阻击吧

哭成泪人的小丁一步三回头地走了，五班长躺着休息了一会，挣扎着坐起来，把肠子塞回肚子里，又把棉



被撕成布条，一道道紧紧缠住腹部，然后开始拔草。接近中午，五班长气喘吁吁地燃起一道火墙，他爬来爬去，把干草木棍棉衣一点点扔进火堆里，维持着火势。

这时霍尔和他的特战队已经接近沼泽边缘，看到远处的火墙，队员们长出了一口气，终于到了这该死的沼泽尽头了。霍尔摆摆手，说："有人阻击，突击手保持原位，狙击手寻找目标。"很快传来狙击手的报告，烟火太大，无法确定目标。

霍尔命令停止前进，静卧不动，等待天黑发动攻击。双方就在这沼泽内外，隔着一里地，隔着一道火墙，静静地对峙着。

"喀嚓"一声，一个惊雷闪过，开始下起了细雨，五班长无奈地看看天，咒骂了一声，加快了拔草的速度。他筋疲力尽地把最后一把草扔进火堆中，颤巍巍地伸手去拿枪。枪就在他的身边，可五班长没有拿到，他头一歪，倒在火堆旁，再也没有起来。大火烧着了他的头发，他的衣服，吞噬了他的身体。

雨势越来越大，火墙渐渐熄灭，浓烟四起。霍尔静静地趴着，用望远镜向前方搜索着。忽然一个队员大声叫起来："报告长官，我的身体正在往下沉！"

霍尔吃了一惊，身子微微一动，发现自己身边积水越来越多。这时候，他什么也顾不得了，大声命令道："狙击手保持原位，继续寻找目标，其他队员全速前进。"

等到霍尔满身泥水爬出沼泽，冲入仍在冒烟的火墙，只看到一具烧黑的尸体。他回过头，发现队员只上来三名。其他的，包括那两名殿后的狙击手，永远留在了沼泽中。霍尔和三名队员流着眼泪，举起手中的长枪，向天空"砰、砰、砰"连鸣了十二枪。

正在前进的小丁等人听到了这阵枪声，张文荣扭头朝五班长的方向望望，脸上也不知是雨还是泪，声音低沉地说："五班长撑不住了，可惜，时间不够了。"

最后一个战士一屁股坐在地上，不顾大家的劝阻，哭着说："我走不动了，留下来，打个阻击吧！"又走了一会，后面枪声又起，一个伤员停下来，看着小丁说："我来打个阻击吧。"

大家赶到峡谷尽头的时候，已接近傍晚，这时只剩下小丁、张文荣和两名伤员。要走出峡谷，还要翻过最后一座陡峭的山坡，这是张文荣没有想到的。

张文荣伤感道："怎么会这样？地图上没标啊！"他和小丁都知道，敌人很快就会追上来，那时他们恐怕刚刚爬到半山腰，在带有夜光瞄准镜的狙击步枪面前，他们简直就是最好的靶子。

张文荣看着小丁，苦笑道："让我留下来，打个阻击吧！不知道你相信我吗？"小丁看着他，点点头，又摇摇头说："我相信你，但这个阻击还是我来打吧！你要回到部队，找回你的清白！两名伤员我在这儿就交给你了！"说完，小丁松开了捆在张文荣身上的绳索，紧紧握了握张文荣的手，把狙击步枪递给他，自己抓起一杆三八大盖，转身向后跑去。

张文荣大声说："等一等！我在部队的时候，一个老八路教给我一种枪法不准也能杀敌的方法。"望着回过头来的小丁，张文荣又说，"战士听到枪声的第一反应就是就地隐蔽，所以你只要做几个蔽体，然后在蔽体里布下诡雷。敌人来了，听到枪声，就会无意识地进入你做的蔽体，自动引爆诡雷。"

小丁听了，兴奋地举了举手中的枪，大声说："这法子好！现在，我完全相信你是清白的了！"说完撒腿往回奔去。他那清脆的笑声在雨中的峡谷里久久回荡。

小丁跑出不多远，找了一块平坦的空地，从一旁边搬了几块大石头做好蔽体，又在蔽体中布置好诡雷，然后就离开，远远地等待着追兵。

不一会儿，霍尔和最后两名队员保持着三角队形，气喘吁吁地赶到了。看到他们进入攻击位置，小丁举枪朝空中放了一枪，不出所料，三个人全趴进了小丁设置的蔽体里。随着轰隆隆几声巨响，小丁兴奋地跳起来，哈哈大笑着说："我一颗手榴弹炸死俩，一枪打死一个外带一架飞机，三颗诡雷又炸死了仨……"



刚说完，就听"啪啪啪"三声枪响，小丁的胸口连中三弹。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伤口，抬头看了一眼蔽体后一支黑洞洞的枪口和霍尔的眼睛，纳闷地想："怎么这颗没炸？"接着，小丁倒了下去。

听到不远处的爆炸声，刚爬到半山腰的张文荣和两名伤员都停了下来，满怀期冀地扭头



望着，倾听着。不久，随着三声狙击步枪的枪响，张文荣的眼泪刷地就流了下来。

7.回首忆往事

这时，霍尔趴在蔽体中一动不动，大声呼叫着两名队员的名字，却没人回应。他明白了，心中满怀悲伤，却又充满了对对手的敬佩。在蔽体里布诡雷，这是怎样的可怕对手！这是中国的智慧！此时霍尔的身下仍压着一颗诡雷，诡雷之所以没响，是因为他僵在那儿一动不动。

霍尔慢慢从背后摸出探雷器，小心地在身下搜索，终于确定诡雷压在自己的右腿边。霍尔用尽全身的力气，猛地向左边滚去。只听轰的一声，滚出老远的霍尔已浑身是血，他的右脚被炸断了。

霍尔爬起来，忍着剧痛从背包里掏出药用酒精纱布，简单地处理了伤口，又掏出一支吗啡针给自己注射上，然后拄着步枪爬起来，艰难地向前追去。

拐过一道弯，就到了峡谷的尽头，霍尔倚在一块大石头旁，举起狙击步枪，通过夜光瞄准镜，向眼前的山坡望去。很快，他看见了山坡上两个伤员的身影。霍尔激动地浑身发抖，他仔细地调节着瞄准镜的焦距，伤员的面容渐渐清晰可辨，不是他要找的人。

霍尔失望地喘着气，手指伸向了扳机，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了一阵清脆的鸟叫声。这是特战队的联络信号！是哈里斯！霍尔赶紧放下枪，朝鸟鸣的方向望去。那里，是一个山洞。

“是你吗？哈里斯！”霍尔边问边警惕的换上一个新弹夹，蹒跚着挪进了黑漆漆的山洞。山洞里传出了一个充满惊奇却又略带生硬的英语口音：“霍尔教官？”

霍尔听出这口音绝不是哈里斯，他不假思索地向声音的方向开枪射击，对方闷哼了一声，接着开始还击。两个人在山洞中乒乒乓乓地打起来。打着打着，霍尔猛地扔出一个手雷，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他单腿跳着冲了过去，麻利地用步枪顶在了对方的脑门上。

霍尔打开手电筒照去，看清了浑身是伤、正趴着换弹夹的张文荣。霍尔惊呼一声：“天呐！张？怎么是你！难道这一路来都是你？”张文荣扔下手中的枪，抬头看着霍尔说：“是我，教官，你数子弹的本领还是那么厉害！你们这一路追踪，是要来杀我的吗？”

霍尔说：“我为什么要来杀你？我们是战友啊！”张文荣摇摇头说：“不，教官，我们是敌人。”

“敌人？”霍尔大声说，“我是你的教官，你是我的学生！张，你不是

朝鲜人！我也不是韩国人！我们为什么要跑到来这里来当敌人？”

看着默不作声的张文荣，霍尔恼恨地破口大骂：“这场该死的战争！”张文荣深呼了一口气，他想多拖延几分钟，好让伤员爬出峡谷，就故意问道：“史密斯教官和亨特教官他们还好吗？”

霍尔苦笑了一声，说：“斯密斯陷在沼泽里，亨特被你的诡雷炸死了，我的脚也被你给炸断了！天呐，这该死的战争！我的战友都死光了，我最好的学生居然变成了我的敌人！”说到这儿，霍尔不由唏嘘不已。接着，两个浑身是伤、既是师生又是敌人的人



面对面，席地而坐，聊起这一路的惊险经历，回忆起在东京特训营的往事。

天慢慢亮了，霍尔说：“张，你的伤员应该已经回去了，援兵马上会来救你的，我也该走了。”说着，他将狙击步枪的枪口顶在了自己下颚。

张文荣见了大惊失色，连声说：“教官，不要！不要！”霍尔微笑着说：“张，我受了伤，走不出这片峡谷了。我的任务已经失败，我的队员全部阵亡，难道你想看着我做他们的俘虏吗？”

张文荣无话可说，只是哀声惨叫着：“不要，教官，不要。”

霍尔最后看了一眼张文荣，说：“那架飞机上，你的同学哈里斯并没有死，他跳伞了。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来救他的，因为情报错误，把你当成了他。他的父亲是美国国会议员。张，找到哈里斯，结束这场见鬼的战争！”说完，枪“砰”的一声响了，霍尔倒下了。

张文荣抱住脑袋，泣不成声。不久后，援兵赶到，救下了张文荣。

根据张文荣的讲述和指认，军方历时半年，将匿名隐藏在朝军战俘中的哈里斯抓获。

1953年7月27日，迫于强大的反战压力，美国开始让步，并与朝中三方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至此，朝鲜战争结束。

（题图、插图：杨宏富）



故事会·新浪 微故事大赛

3 月优秀作品选登　　主题：宠 物

@风铃炸弹　老李见老张捧着只雏鸭，纳闷地问：“孩子明天高考，还有空养鸭子？”老张说：“就是买给她玩的，一来缓解压力；二来她不是属狗么，狗撵鸭子呱呱叫；图个彩头。”老李闻之有理，急忙跑去菜市，却没找到卖雏鸭的，只好买了半只烤鸭。晚上，儿子咬了口鸭腿，便皱起眉头说：“老爸，没烤好。”

@高雷锋　公告一：注意！吴小姐丢失一只花白相间的哈巴狗，收养者可获奖金五千元。公告二：注意！注意！李老板晨练时走失一只杜宾犬，捡到者酬金两万元。公告三：注意！注意！注意！派出所一个月前收容一名智障老太，身高一米五零，黑色上衣蓝色裤子，本地口音。请家属速来认领。

@傻雀CHURCH　家里的金毛太能吃了！它的食具从小碗一路换到大脸盆。我摸摸自己瘪瘪的钱包，一狠心把它卖了。第二天，买主牵着金毛从天而降，指着病恹恹的它大骂：“想钱想疯了！扔条病狗给我！”我心里直纳闷，但还是赶紧退钱。刚关上门，金毛一跃而起，撒着欢跟我亲热……当天，我买回一个崭新的大脸盆。

@永不妥协的小熊　“医生，听闻你医术高明，我这爱犬近来闷闷不乐，不知得了啥病？”老中医看了看狗，开了张药方：当归，人参……“医生果然高明，这么快就给狗开好药方了，呵呵。”老中医：“这方子是给你的，清神补脑。”说完又在纸上写了几个字，道“这才是给狗的。”那人一看，上写：母狗一只。

@七弦　过年，儿子带着宠物狗回农村看望父母，不料宠物狗却被父母家的大土狗咬死了。儿子心痛不已，他把过错推到父母身上，一赌气，三年没再回家。然而，三年后他等来的却是父亲的葬礼。儿子在黑白照片前声泪俱下，母亲红着眼眶：“宠物没了，可以再买。你爹没了，却是千金也买不回来了……”

@鹰翔狼啸　不好！刹车失灵！车子飞快地往前冲，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转动方向盘……车祸发生了，他主动自首承担责任。车祸造成一名没有亲属的乞丐死亡，他被判担负死者全额丧葬费。回到家，他狠狠抽了自己两个嘴巴：其实那个乞丐完全可以不死，可路的另一侧是条名贵的宠物犬，他怕赔不起。

@笑天涯80后　一局长魅力非凡，惹得小三无数。一天夜里难得早早回家，他一挨枕头就睡着了，搂着妻子净说些宝贝之类的甜言蜜语。妻子勃然大怒，一把推醒他质问道：“说，你梦见谁了！”局长半梦半醒间答：“丽丽，娜娜，珍珍……”夫人这下放心了，自言自语道：“原来是你送给我的那几只宝贝猫咪啊！”　（大赛启事见本期P53）

在我国丰富的民间故事宝藏里，有一类专门表现女主人公聪慧的“巧女故事”。故事里的民间女性们，凭借自己机敏的言行，解决了日常生活中各种复杂纠葛，坚定地维护了家庭和自身的利益。她们的冷静、勇敢和聪慧，在民众质朴的口语表述中代代相传。

打赌

有两兄弟，老大好说“岂有此理”，老二好说“哪有这种事”，都被村里人讥笑。一天老大找到老二说：“咱们不如改了这两句口头禅吧。”老二答应了。老大又说：“为表决心，咱打赌如何？”老二问：“咋个赌法？”老大解释：“谁要说一句口头禅，输银十两。”老二说：“一言为定！”



第二天大清早，老大跑到老二房前，拍打着老二的门喊：“老二快起！”老二披着衣服开了房门问：“啥事？”老大慌张地说：“咱后院的井被别人偷走了。”老二听罢一扭脸说：“哪有这种事！”老大马上高兴地说：“你输了，罚你银子十两。”老二一惊，明知自己受了大哥的骗，但有言在先，只能求大哥宽限，晚上来取银。

老二一天愁眉不展，后晌老二媳妇从娘家回来，问是咋回事，老二哭着诉说了前因后果。老二媳妇可聪明了，她想了个法子。晚饭后她让老二躺在床上，不许动，不许说话。一会儿，老大要钱来到屋里，见老二躺在床上，连喊：“老二，老二！”这时老二媳妇从里间出来，一本正经地说：“别喊，别喊，老二正在生孩子哩。”老大一听，大怒道：“岂有此理！”老二一听大喜，从床上一跃而起，大叫：“你输了，银子抵消了。”

过　桥

秀才、和尚和一位村妇，同时来到一座小桥边，因桥太小，只能一人一过，但三个人都争着要第一个过，谁也不肯相让。那秀才自以为满腹经纶，就提议说：“我们就以眼前的桥和河，作一首诗，谁的诗最厉害，谁就先过，你们说好不好？”和尚听



了，点头说好。秀才问那村妇：“你呢？”村妇微笑道：“试试看。”

秀才随手朝河里一指，摇头晃脑地念道：“有水也是清，无水也是青。青字右边加个争，要识静。我清清静静把书念，常挂一只读书袋，有朝一日状元做，三班衙役两边站，你看我厉害不厉害？”说完就想过桥。

和尚一把拉住他，说：“慢，我比你还厉害！”说着，用手也朝河里一指，嘴里念念有道，“有水也是湖，无水也是胡，胡字左边加个米，要读糊。我糊里糊涂把经念，常挂一只念经袋，有朝一日罗汉做，八大金刚两边站，你看我厉害不厉害？”说完，也想过桥。

那村妇用手一拦，说：“慢，还有我哩！”秀才、和尚想，你一个村妇，只会纺纱织布，难道也会作诗？

只见那村妇不卑不亢，用手朝小木桥一指，说道：“有木也是桥，无木也是乔，乔字右边加个女，要识娇。娇娇滴滴人人爱，我常挂一只子孙袋，有朝一日母亲做，大的儿子做状元，小的儿子做罗汉，你看我厉害不厉害？”

那秀才、和尚听了，脸色涨得通红，只得让那村妇第一个过桥。

（张道余　搜集整理）

砻糠茶

有个小伙子，大热天赶路，口渴得慌。他走过一个村庄，见一老婆婆在井边洗衣，就过去讨水喝。那婆婆从井里打上水来，倒在碗里，然后，又从旁边的仓库里抓了一把砻糠，撒进碗里，这才拿给了小伙子。

小伙子见碗里浮着一层砻糠，心里很不痛快，想这位婆婆也太小气，只给碗水喝，也不愿让人喝个痛快。无奈，他实在太渴，顾不得多说就去喝水。因为碗里漂满砻糠，小伙子要喝水必须先吹一口糠。就这么一吹一喝，好半天才把水喝光，他一脸不高兴地把碗还给婆婆。

只听那婆婆乐呵呵地说：“怎么样，喝饱了吧？你别不高兴，大热天赶了路，猛喝凉水会伤着脾胃，我故意往碗里撒把糠，就是让你一口一口慢慢喝，这才不会喝坏了肚子呀。”

（本栏插图：安玉民　梁　丽）





大大

■王祥英



王刚出生农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因病去世了，是父亲千辛万苦把他拉扯大的。王刚大学毕业后，留在一座大城市的一家大公司工作，因为工作出色，每年都有进步，现在有了房子，配了车子。王刚感恩父亲，几次都想接父亲来城里享福，可父亲一直不答应。

这一次，机会来了，因为铁路规划，王刚家的老屋要拆迁，父亲暂时没有地方去，只得前来投奔儿子了。王刚得知消息，赶紧开着他的别克车去火车站接父亲。

一会儿，火车进站了，王刚看见父亲夹着大包小包走出了车站，他朝着父亲挥了挥手，刚想喊句什么，可随之他看了看周围熙熙攘攘的人群，再看看自己笔挺的西装，硬生生把刚要喊出的那句话憋回了肚子。

过了大约半分钟，王刚调整好情绪，高声喊道："爸爸，我在这里！"

父亲显然怔了一下，随之，他也朝着儿子挥了挥手，并朝着儿子的方向走来，王刚接过了父亲手中的大包小包，又与父亲寒暄几句，然后带着他上了自己的车。

回到家，父亲喝了一口儿子递上来的茶水，然后缓缓地说："毛蛋呀，刚才你一直用普通话喊俺爸爸，普通话俺不反对，国家鼓励嘛，但是你喊俺爸爸，俺就觉得很别扭了，俺觉得你是在喊别人，不是在喊俺，以后你还是喊俺大大吧！"原来，王刚的老家在鲁东南，那里喊父亲不是爸爸，而是大大，喊母亲也不是妈妈，而是娘。打会说话起，王刚就叫父亲大大，



而且一直叫了三十几年。

王刚皱了皱眉头，说：“咱现在是在城里，不是在乡下，所以一切都要入乡随俗，说话做事太土气，城里人会瞧不起咱的！”接着，王刚又叮嘱道，“还有，以后您也不要喊我毛蛋了，我现在好歹也是个总经理助理，大小是个官！”父亲问：“那俺该喊你啥？”王刚说：“我不是有大名吗，你就喊我王刚吧！”

父亲没有再与儿子争辩，他蹲下身，掏出随身携带的烟袋，烟包，压了一袋烟，狠狠地吧嗒了一口，接着说出一番没头没脑的话，像是自语，又像是说给王刚听：“……那一天天真热呀，塘里的鱼都快热死了，俺一口气割了一亩麦子，就在地头的小树下凉快。这时候，老婆带着毛蛋来送水了，那会儿，毛蛋刚学会说话，那一天他竟然清楚地喊了俺一声：‘大大’……俺这心里顿时就像喝了蜜一样，浑身又像是充满了力气，一点也不累了……”

其实，这段往事父亲好像很在意，不知给王刚讲了多少遍，王刚都快听腻了。他不再理会爸爸，就要出门买菜，走了几步，他又回来叮咛道：“爸爸，以后你也不要抽旱烟了，那味道太冲，也伤身子，家里云烟、大中华、红金龙有的是，随便您抽！”

以后的日子，父亲就不再喊王刚“毛蛋”了，也不抽旱烟了，也不勉强王刚喊自己大大了，但是他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少了。

有一次，王刚看见父亲一边小心地擦着母亲的遗像，一边说：“大城市好呀，有高楼、汽车、超市……可它是儿子的家，却不是咱的家呀，真想回老家陪着你，陪着咱大大，陪着咱娘呀，可是……”一串泪珠涌出了父亲的眼角，掉在地板上，父亲愈加苍老了。

后来父亲病倒了，送到医院一检查，竟然是肝癌，还是晚期。医生对王刚说：“回去多给老人做一点好吃的，多带他出去玩玩，散散心，没有几个月了！”王刚听了如雷轰顶，失声痛哭。





编读往来：你的问题我来答

山西洪亮： 我是《故事会》的热心读者。最近心里痒痒，也想自己动笔写故事，给你们投过去。我在杂志里看到过好多电子邮箱，也看到过编辑部的地址，却不知到底通过什么方式投稿比较合适？

绿版编辑部： 您好，感谢您对我们杂志的热心支持。我们这边的投稿方式有几种，第一，通过电子邮箱来稿。您看到目录页的电子邮箱，是本期杂志责任编辑的邮箱，而补白处是绿版编辑部全体编辑的邮箱，您可以选择一个投稿，但建议不要一稿多投，因为每个编辑都是独立选稿，一稿多投会给审稿流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另外，建议投稿时，在邮件的主题栏上规范格式，最好写上“原创故事——故事名——作者名”，这样方便编辑将原创稿件和推荐稿件、垃圾邮件区分，提高审稿速度，也方便您能早日得到回复。因为每个编辑会因审稿或发稿时段，看稿速度不一，也请您理解。但请您放心，凡是原创稿件，我们都会尽快看完回复。第二，通过邮局寄稿，可以将稿件直接邮寄到“上海绍兴路74号故事会编辑部收”，邮编：200020。第三，可以注册雪晴故事网及“故事中国”网站后，在投稿专区处给我们投稿。另外，特别征稿栏目，最好投递到我们给出的专门邮箱。最后，提醒大家，无论通过哪种方式来稿，建议您最好自留一份底稿，以避免投递过程中遗失稿件给您带来的损失。另外，大家最好也在稿件末尾处再留一次您的具体联系方式，如：姓名、地址、邮编、电话等，方便我们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大家支持，期待您的来稿。

老人撑了几个月后，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王刚衣不解带地守在父亲床前。长期病痛的折磨，老人连眼睛都没有力气睁开了，他紧闭双眼喃喃地自语着：“……那一天天真热呀，塘里的鱼都快热死了，俺一口气割了一亩麦子，就在地头的小树下凉快。这时候，老婆带着毛蛋来送水了，那会儿，毛蛋刚学会说话，那一天他竟然清楚地喊了俺一声：‘大大’……俺这心里顿时就像喝了蜜，浑身又像是充满了力气，一点也不累了……”正说着，父亲的眼睛忽然一下子睁开了，他看见了王刚，嘴颤动了几下，看起来想对他说点什么，王刚赶紧上前攥着他的手，说：“爸爸，您要有什么愿望就说吧，我一定满足您！”只听父亲小声地说：“毛……不，王刚，俺想……俺想最后听你叫俺一声——大大！”

王刚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痛哭流涕地喊道：“大大，毛蛋不孝，毛蛋让您老受委屈了……”

老人的双眼慢慢地合上了，一滴泪珠顺着他的眼角流了出来。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争遗产

■孝　友



王芳从农村来城里打工，几年下来，由于她漂亮能干，慢慢引起了老板的注意。再后来，两人接触越来越频繁，就住在了一起。

老板叫刘立，他倒是真爱王芳，但刘立的母亲知道后却极力反对这门婚姻，这事就这么拖着。

一天，王芳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就一个人到医院去检查。没想到的是，医生告诉她怀孕了。这让王芳又惊又喜，她急忙打电话把这事告诉了刘立。刘立放下电话开车就赶到了医院，高兴地为将来的孩子办理了生育档案，在饭店里好好庆祝了一番。将王芳送回家后，刘立说他要趁此机会再次说服母亲，尽快与王芳领证。

王芳躺在床上尽情地想象着未来的美好日子，等待着刘立给她带回来好消息。然而，一直等到半夜还没有消息。忽然，她的手机响了，电话是交警队打来的，告诉她刘立在路上出了车祸，让她尽快赶到医院。当王芳见到刘立时，刘立已经去世了。

王芳的姐姐得到这一消息，从家里赶了过来。难过之余，她也为王芳以后的生活发起了愁，劝她还是把孩子打掉吧。没想到王芳却固执地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王芳姐姐问：“那你怎么养活孩子呢？”一语提醒梦中人，王芳一下子也不言语了。忽然，王芳说：“刘立曾把这套房子交给我了，我把房子卖了，就有钱了。”

王芳姐姐不放心地问：“房子你过户了吗？”王芳摇摇头，但她坚持认为孩子是刘立的亲生骨肉，应该得到父亲的财产。王芳姐姐听了还是忐忑不安，毕竟我们国家法律不保护“同居夫妻”。



几天后，刘立的葬礼结束了，也没人通知王芳参加。而且那天下班后，王芳发现她的东西被扔出了房间，门锁也换掉了。王芳她急忙给刘立的母亲打电话，告诉她自己有了刘立的孩子，希望允许自己在这里住下去。没想到刘立的母亲一口回绝，说："刘立刚死，你就有了孩子，是不是想讹诈呀？要想分家产连门儿都没有！"

被逼无奈，王芳只好在外边租了房子居住，后来又艰难地把孩子生了下来。为了给孩子争得应有的名分和遗产，王芳咨询了律师后，上了法庭。

这桩案子并不复杂，法官告诉双方，此案的关键是确定这个孩子到底与刘立有没有血缘关系。于是律师拿出了王芳和刘立同居时的一些生活照片。被告律师看完这些，认为仅凭这些，还不能承认这个孩子和刘立存在血缘关系，他们建议做亲子鉴定。然而刘立已经火葬，无法提取DNA。此时，王芳想到一个关键细节，那就是刘立在医院为孩子填写的生育档案！



白纸黑字，最终让刘立母亲默认了这个孩子是刘立的亲生孩子。但是她还是不明白，儿子去世的时候，这个孩子还只是个胎儿，难道法律上胎儿也有分割财产的权利？法官很肯定地点头：继承法明确说了，对于胎儿，在遗产分割的时候，要保留适当的份额。将来胎儿出生以后，如果成活的话，他应该继承的份额都要给他；如果出生后死了，那么为他保留的份额，再作为遗产进行法定分割。

听了法官的解释，刘立母亲只好同意法院的调解，王芳为孩子争得了应得的遗产。

律师点评：《争遗产》主要涉及的法律内容，即未出生的胎儿是否有继承权问题。根据我国继承法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因此，本故事中王芳与刘立的同居，法律不保护，但她只要有证据证明，她所怀胎儿确与刘立有亲子关系，则这个胎儿就有继承刘立遗产的权利。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印象太深刻

■冯海鹏

阿超不胖不瘦、中等个头。这天他来到家小饭馆，一个男服务员见了他先一愣，笑道："是您啊，快请进！"阿超便坐下点了碗炒粉条。那服务员应道："一碗炒粉条，微辣、不放蒜！"阿超一听这正对自己口味啊。他便问服务员："你认识我？"那服务员笑答："印象深刻呢！去年夏天你也来过一回，吃的就是炒粉条。"

阿超听了叹道："都隔一年了你居然还记得！"那服务员笑道："三年前你是啥样我都记得！黑夹克灰裤子，戴着鸭舌帽坐过21路公交。"说着就娓娓道来，"我那时是21路的司机。那天你上车，一刷公交卡，'嘀'的一声，竟是学生卡！"阿超一听，脸腾地红了，自己的确用过儿子的公交卡贪小便宜。正尴尬，那服务员端来了炒粉条，说："我还知道你屁股上有一大颗痣！"阿超差点把粉条一口喷出来。服务员一摆手道："那年正好我转行去了新华浴池给人搓澡，刚好也给你搓了一次。"阿超说："你怎么记住的？"服务员说："那次一个老头丢了38号搓澡卡，花钱又补了一张，而我给你搓完澡，看你掏出来的正是38号卡！"

阿超听了，赶紧吃完要走人，却被那服务员一把拉住，说："我还没说完。那两次都不算啥，关键印象啊，是第三次！"怎么还有第三次啊？只听那服务员乐呵呵地回忆道："一年前，我就在这打工，那天中午你来，坐在一个盲老头对面。见人家点了碗大份炒粉条，你也点了一碗小的。我刚给你们端上来，你就趁人家盲老头不注意，把粉条给换了！"

阿超自知理亏，却还扯着脖子辩解说："不就是碗炒粉条吗？你至于这么奚落我吗？关你啥事？那老头又不是你爹！"

只听那服务员冷冷一笑，说："还真让你说对了！告诉你吧，那盲老头就是我爹！"

理 发

■潘李君

一个小伙子走进家理发店理发。

发型师冲着他打量一番，说：“剪个贝克汉姆的发型吧！肯定帅！”小伙子一听连声叫好。

发型师立刻摆开阵势，左右开弓，洗吹剪挠，折腾了很久。时间一长，小伙子打起瞌睡，脑袋朝前一冲，发型师正好一剪刀。好嘛，脑袋正中给剪出个大缺口。



小伙子惊醒了，正要发火，只听那发型师道：“其实最近流行小平头。”小伙子便答应改剪个平头。

发型师又摆开阵势，左右开弓，眼看快好了，忽然，小伙子一声喷嚏，发型师手一抖，那平头中间又露出了个缺口！小伙儿惊叫一声：“妈呀，这出去怎么见人啊？”

发型师无奈道：“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剃光头！”小伙子苦笑：“只好如此了。”这回发型师手脚利落，拿起推子，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小伙子摸着自己的光脑袋正沮丧，发型师却赞道：“先生，这是我见过最完美的头型了！本店还有一项贵宾服务，最适合您现在的发型了！”

小伙子一听又来劲了，问：“说来听听？”只听发型师娓娓道来：“就是头皮按摩。首先，可以刺激头皮上的神经末梢，增强大脑皮质的思维功能；其次，刺激头皮上的毛细血管……”

小伙子听得心直痒痒，躺在椅上说：“那快给我来一个！”发型师会心一笑，喊来一个漂亮姑娘，在小伙子的头上又抓又挠，又折腾了半个钟头。最后，小伙子起身照了照镜子，感觉良好，大摇大摆来到收银台，道：“埋单！”

可等接过收银条，小伙子愣住了，一共888元！小伙子怒道：“你们



天机新解



■张学兵

传闻天桥下有个双目失明的老者算命很灵，三位要好的姐妹慕名前往。找到那算命老者后，大姐开门见山说道："大爷，我们三个都怀孕了，你给算算，谁怀的是儿子，哪个将来生闺女？"

算命老者屏住呼吸，皱着眉头好半天，最后有些故弄玄虚地伸出一个手指。

二姐忙问："这是什么意思啊？"

老者神秘地笑笑，言道："此乃天机不可泄露！"

三妹不乐意了，指着老者嘲笑道："都什么年代了，还跟我们玩这套！多老的故事啊。你这一根手指里面学问大了。我们三个中要么是生一男两女，或者生一女两男，要么就是一起生儿子或一起生闺女！反正逃不出你这个'一'，你跟我们玩这一套，早过时了！"

老者听罢，镇定自若地摇摇头，回道："非也！我这一根指头，我以身家性命担保，绝对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而是另有天机！"

三姐妹闻言，来了兴趣，催着老者快说，可老者不再开口。无奈三个姐妹每人掏出了十块钱。

算命老者接过钱，道了谢，把钱揣好，清清嗓子，庄严而神圣地说："我这一根手指，表示的意思是：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生儿子生闺女都'一'样！"

这不是打劫吗？"这时，发型师笑道："没错啊！您先是个贝克汉姆头，又剃了个平头，最后是个光头，三个发型呢！还有，光是贵宾服务头皮按摩就要500元！"小伙子吼道："这贵宾服务也太坑人了！"可发型师仍是一脸笑容道："那是因为您没办我们的贵宾卡！您要办一张我们立刻给您打对折。不贵，一张卡就1500元！这就还省下了400呢。"

改 名

殷贤华

大坪镇调来一个新镇长，姓红。镇党政办主任红父听了很高兴。因为红姓是比较稀少的姓氏，平时很难遇到。现在竟然有同族人来当领导，这真是让人感到既亲切又自豪。

这天，新来的红镇长到机关视察。等他来到党政办，红主任连忙说：“红镇长好！我也姓红，我们可是同族啊！”

红镇长哈哈大笑：“呵呵，你也姓红呀？咱们姓红的人少，遇见可不容易呀！”又关切地问，“哦，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红父，父亲的父。”红主任响亮地回答。红镇长应了声：“哦……”这时，红父看到红镇长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和不快的神色。

红父突然想起，红镇长的名字竟然叫红儿！这下糟了！从字面上看自己岂不是大了一辈？红父一下子不安起来。回到家，红父跟老婆说起，老婆不以为然，名字只是人的代号，都是父母起的，自己做不了主的嘛。这么一劝，红父才放了心。

然而从那以后，一些同事竟然和他疏远起来。有个副镇长还找他谈话，含蓄地建议红父去把名字改了，说这也是红镇长的意思。

红父急得脸通红，生气地说：“名字是父母所取，我不敢改！红镇长要是觉得他的名字不好，可以自己去改！”气得副镇长灰溜溜地走了。

同事们知道这件事后，都为红父捏了把汗。不久有消息说，红父要是再不改名，上级将免去他的党政办主任职务，交流到机关食堂工作。

正当红父主任为这事一筹莫展，红儿镇长竟然主动来找他了。他拍着红父主任的肩说：“走，咱们一起到派出所改名字。”红父主任冷冷地说：“红镇长，没有这个必要吧？”

红镇长重重地叹口气，无奈地说：“新来的县长也姓红，叫红孙！我俩的名字不改，行吗？”





这个司机不简单

■ 江永年

有个自助旅游团包车旅行，到了吃中饭时间，大家问开车的司机李大鹏："师傅，你们县城哪家饭店的菜最有特色？"李大鹏一听，哈哈一笑道："问对人了，我可是吃遍了全城各大饭店，我带你们去！"

于是，李大鹏一边开车一边介绍："在我们县城，'梦云山庄'的'红烧狮子头'最有名，做这道菜的厨师老王头今年60多岁了，他这道菜的材料可有讲究了，豆腐是在城西'老陈豆腐店'做的水磨盐卤豆腐；猪肉来自乡下农民家，不含瘦肉精；所用的佐料是祖传秘方……"

见游客们一个个垂涎欲滴，李大鹏陡然来了精神，又向大家介绍了另外几家饭店的招牌菜，直说得这帮游客佩服不已。

李大鹏正吹得云天雾里，有个游客忽然感叹道："师傅你这么厉害，在小小的旅游公司当司机岂不是太屈才了？"李大鹏脸上露出了尴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幸好"梦云山庄"到了，游客们欢笑着拥进酒店。

李大鹏熟门熟路地把游客们带到餐厅，又对领班吩咐了几句，一切就搞定了。游客们便争先恐后地吃喝起来。李大鹏夹起一个"狮子头"塞进嘴里，刚咀嚼了一下，忽然，邻桌一个光头摇摇晃晃地走过来，说："李局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

李大鹏抬头一看，认得：熟人包工头马大虎。见游客们都瞧着自己，他赶紧要让马大虎住口，但嘴里东西太多，说不出话。

马大虎喝高了，借酒撒疯起来，指着对方的鼻子大声叫嚷道："你小子收了我的钱不办事，当个旅游局长，就只知道挥霍公款，天天在大饭店海吃海喝，人称李大嘴！活该进去！"

游客们这才明白，原来这李师傅以前是旅游局长，犯事被双规，开除公职，出来后，最近刚刚找到这份旅游公司司机的工作呢……

局长在此

■阿　伟

阿亮在卧室卫生间的马桶盖上贴了一张局长的照片。这样，他每次方便前，一翻起马桶盖，就会看到局长那张胖乎乎的笑脸。他冲着局长方便，觉得过瘾得很。在单位，他受局长的气，回到家，他便能通过这种方式解恨。

有一天，副科长到阿亮家打牌。平时，副科长在局长面前就像个太监似的，是个出名的马屁精。打完了牌，副科长又说肚子饿了，叫阿亮弄点酒



菜吃。几杯酒下去，副科长竟骂了句：“局长真他妈不是东西！”

阿亮一怔，以为自己听错了。副科长又“咕嘟咕嘟”喝了几口，然后把酒杯重重一放，说：“阿亮呀，你别看我平常在他面前笑得欢，那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回到家，老子恨不得揍他一顿。有几回做梦，我还把他打得满地找牙，可真痛快啊……”

阿亮一下子高兴起来，仿佛找到了知音，想不到副科长也这么恨局长！两人找到了共同话题，酒越喝越多，心越来越近，把局长的祖宗八代全骂了个遍！

喝着喝着，两人都有了八分酒意，这时副科长伸着大舌头说：“兄弟，等、等等……哥去放、放个小便，回来咱接着骂……”说着，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向客厅卫生间走去。

阿亮突然一拍大腿，追上去把副科长拉住，他说：“兄弟，到我房间的卫生间来，我有好东西让你享受享受。”说完，阿亮硬把副科长拉进自己的卧室，他推开卫生间门，兴奋地上前一步，把马桶盖一揭，得意洋洋地回头看着副科长。

只见副科长直直地盯着马桶盖上的局长看了五秒钟，然后他便挺直了身子，堆起了笑脸，毕恭毕敬地朝着马桶盖说：“局长，没想到您也在这儿呀！您先请！”

（**本栏插图**：包丰一　顾子易）